



院四大北  
編會治自

月四暴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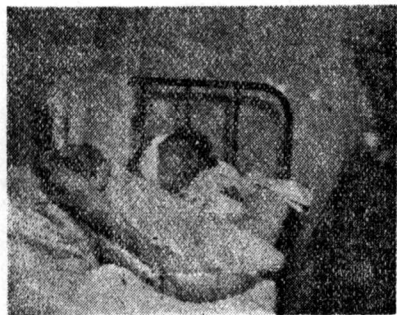
类号

册数 / 定价 0.60

上海旧书店

1. 打子的切額

——劫後師院



2. 血 債

——傷重的邱錫恩同學

3. 團結爭回了八條性命

——師院迎慰受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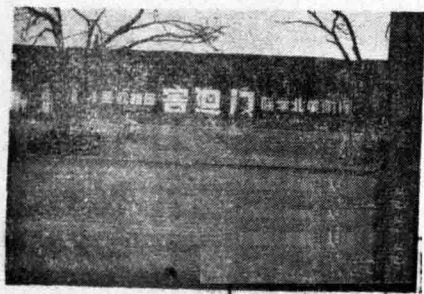


527.88



1. 在民主廣場開會

2. 請願——行轅門前



3. 城牆上的大字

1. 血 衣



2. 把悲憤帶給市民

3. 控 訴



# 目 錄

我們的隊伍（代序）	.....	一	
火的集合	.....	二	
軍警志特	「三、二八」萬人營火會	.....	六
北大盧一鵬同學被毒打	.....	八	
為保衛自己而戰！	.....	九	
附：華北學聯聲明	.....	九	
華北學聯成立簡史和工作報告（節錄）	.....	八	
血濺南開	.....	五	
半夜三更狗子爬進民主廣場	.....	六	
街頭宣傳閃電戰	.....	六	
罷教！罷職！罷工！罷研！罷診！罷課！	.....	五	
附：為爭取合理待遇告社會人士書	.....	八	
北大清華兩校教授支持講助員工簽名	.....	六	
大逮捕的信號	.....	二	
北大十二同學事件	.....	二	
最卑鄙最慘酷的迫害	.....	四	
附：師院血案紀實	.....	四	
附：師院全體教授宣言	.....	二	
憤怒的洪流	.....	七	
附：六千人大請願	.....	七	
我們不是孤單的	.....	三	
各方的反應	.....	三	

這樣一個遊行隊（轉載）

三三

「慰問」與「賠償」

四〇

詞嚴義正的控訴

四〇

北大全體教授罷教抗議暴行並呼籲保障教育安全宣言

四二

四院演講朝會王鐵崖等教授講詞

四二

糾察、聯防、守夜

四七

飢餓和屠刀使我們更懂得團結

四九

屠刀開向河北高中

五〇

迫害到全國

五〇

附：成都「四九」慘案實錄（節錄）

五五

暨大流血（節錄）

五五

血光照亮着路

六〇

這次運動的總結

六四

未來迫害的分析

六四

附：九十教授駁吳鑄人

七四

填滿了血和戰鬥的日子

七四

四月大事表

七四

編後

七四



# 我 們 的 隊 伍

——序代——

今天

我們的隊伍

是淒厲的，濫褻的，然而強大的

今天

我們的隊伍

是五光十色的

讓警察那貧血地黑色送葬隊

讓憲兵那嘔心地黃色劊子手的行列

讓那花花綠綠的

國民大會里代表們扭捏賣俏的人羣

去替這破碎的國土粉刷上最後的一

層油漆吧

今天

我們的隊伍

是一切飢餓的，悲憤的

有屈辱和血仇的

抓走了兒女和奪掉了飯碗的

覺醒而堅強的隊伍

今天

在這里

我們大聲嘶呼

我們瘋狂的揮動手臂

明天

我們將砸碎這披枷帶鎖的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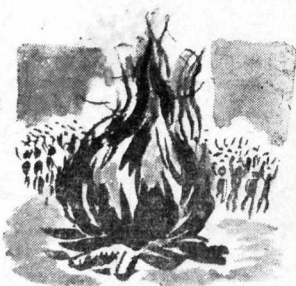
和潮水汹涌由原野奔來的兄弟

相擁歡呼

為新中國的巨廈

升上世界最鮮明美麗的旗幟





## 火的集合

「三、二八」萬人營火會追記

凍結的日子

有火！

燃燒着向烈火獻身的感激，我們經歷了一次火樣的團結！有什麼比火自身所顯示的更爲鮮明呢？有什麼比火自身所

證實的更爲牢靠呢？

火，已經以它自身最生動的姿態說明了一切了！

這裏所記的只是一些表象而已。

稍微有些風，三月的夜晚還透着難耐的

多啊！」

寒意，但民主廣場上熱情的呼喊早已斥退風聲，年青的心彼此溫暖着早已驅散寒意了，這裏，那裏，黑壓壓的一片全是人，牆頭，樹上，一切可以攀登的地方全有人！存車處擠列着數不清的單車，一個中學生興奮地向他背後的小伙伴招喊道：「你看，今晚上人好

場上，日間劃下分配位置的白線，早已爲所指定的單位各各佔領了；從各校來的中學弟妹，從城外趕到的燕京、清華，還有最重要的，天津五百多兄弟；萬餘人擠在一道，一圍擁着一圍，形成了整座人的堡壘。大家圍住待燃的舉火物像圍住一個堅強的核心，

大家守待着火像守待着一個熾熱的希望！

驀地暗黑裏亮起了火炬，一支，兩支，三支，四支！衝迎着的是陣爆發的歡呼，隨着歷久熱烈的掌聲有深沉的聲調泛起：「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

迎着掌聲歌聲，迎着歡呼，擎火者高舉火炬繞場而跑，火光掠過每個人的面前，火光照亮每一張興奮的臉孔！

萬人都睜大眼睛，伺待着這動人的一剎那：四支火炬擺向場中心，在高架起的舉火物下誘引着一個集中的更大的燃燒，——火捲帶着雷動的歡呼揚起，一直鮮紅的火燄冲天，迸射出無數民主星火！

主席的聲音在麥克風前響了，以着火樣的激動和愉快，歡迎天津來的兄弟們，他說「……我們要把火帶到民主廣場外的每一個角落去……」——就這場外，千百個爲命令

和臨時工錢驅來的武裝同志，防護圍，清道夫……們也需要火啊！

獻旗典禮是最可感激的一幕，北平同學們把自己飄揚在民主廣場上的民主大旗連同一個共同的願望獻給了天津的弟兄，這是願望的奉獻啊！瞧，我們熟習的敬愛的大旗，那些激動的日子我們藉以歡呼的大旗，那些悲痛的日子我們對以凝視的大旗，在一切可紀念的日子我們進軍的標幟，由兩位兄弟攙扶着迎向我們來了！有鮮紅的火炬前導，有激昂的鼓聲伴送，有一陣高似一陣的掌聲和歡呼迎接，在場內莊嚴地繞行一週，然後鄭重地交給了天津的兄弟——在同一授受的旗幟下我們親愛的戰友！於是旗即將帶着自己的使命走出民主廣場。

遊藝開始，節目以着各各的特色領導萬人的情緒起伏，緊張，興奮交織着輕鬆，人們只顧豎起耳朵睜大眼珠在場內搜索——

聽，這是熟悉的「大地」的歌聲，是這支熟悉的進行曲：「起來東方受壓迫的民族，起來全中國的人民……」；看啦，那邊繞着火團團轉，高唱「牙沙松……」的正是誰都喜愛的噶什哥爾情歌舞，但今晚他們是向火求愛啊！農作舞以着秧歌的步調，以着純樸的姿勢表現出勞動人民的日常操作，表現出剛從千年泥土重壓下抬身的農民們收獲底狂歡，難道這不值得歌頌嗎？……

間插着一項項節目的進行是此起彼落的熱情底啦喊，場四週的扒啦隊彼此招喚着，鼓舞着、響應着匯成一片震耳的聲響，喊出了大家心中的歡呼：

「劈利扒拉碰！劈利扒拉擦！劈利扒拉、劈利扒拍、嘶碰拍！平津學生、平津學生、是一家！」

「嘶碰拍！嘶碰拍！華北學聯烏拉、烏拉、烏拉！」

主席台報告：「天津同學有節目！」迎接的是一長串掌聲和歡呼，猴急的啦啦隊拉起大喉嚨就唱：「……扭扭捏捏扭扭捏捏快出來……依呀嘯……」

來了來了，你瞧！那角落裏串出一列隊伍不就是？呀他們全體動員扭起大秧歌呢！扭得好靈活好生動啦！一個緊接一個，像條大龍在翻滾！——你瞧，那位女同學甩着書包扭得多有勁？火炬閃紅她的臉，笑得多真摯呵？

隊頭到達那兒，那兒就響起掌聲，掌聲掩蓋了整個廣場，全場都着了魔啦！坐着的不自覺拍起手，站着的不自覺踏起足，全場都揚起同一支旋律，全場都「播」着同一個節拍，歌和舞和意志沸騰着，人民的藝術帶領全場湧達最高潮！

這裏，每個人是一塊乾柴，用集體的火

點燃，燃燒啦！

高潮的頂點，主席團發言人起立，用高亢的聲調向大家分析當前形勢，報告世界學聯和全國學聯的動態。霎時間全場沉入靜寂，只有一個強有力的聲音在抑揚頓挫：

「……世界學聯所號召的東南亞青年大會，已經於二月二十六號在加爾各答勝利地閉幕了……中國學生以他自己光榮的戰鬥歷史得到全世界學生的重視和尊敬……在大會上，中國代表和越南代表一直享受着最高的榮譽，受到最熱烈的歡迎，因為他們都是代表着最堅強的學生戰爭隊伍……」驟雨般的掌聲掩蓋了主席的聲音；「……中國學聯現在擔任着世界學聯副主席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部部長的職務。……我們的隊伍是壯大的，全世界全東南亞的民主青年正在跟我們並肩齊進！……又是一陣驟雨的掌聲，全場用強烈的歡呼來向全世界的戰友們致敬！當着平津同學萬人大集合的面前，主席又重申八院校自治會聯防的意義，鄭重宣誓：「……同甘苦，共生存，一校被迫害，七校支援！一人被摧殘，全體營救！……」

這是火樣莊嚴的誓言啊！是火的召喚，冀工學院立刻要求加入，八院校變成九院校——這些日子誰都學會了這一課：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有力量！

會在熱辣辣的口號中結束，人攏得更緊了。圍住火心，萬餘隻手臂高舉：

「平津學生團結萬歲！」

「華北學聯萬歲！」

「全國學聯萬歲！世界學聯萬歲！」

伴着最後一道火焰升騰，再升騰，我們的「校歌」又震撼廣場：「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向着法西斯帶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陽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

萬餘顆心埋下火種散開了，但火不會熄滅在接踵而來的黑色襲擊裏，就閃出了再一道亮光——向暗夜抗議！

「團結戰鬥 迎接光明」，這一切全有火作證！

四月二十七日追述

# 軍警憲特「圍剿」先烈紀念會

早上起來，老曾請吃白薯，一去，就看見世界日報上耀眼的「查禁北平學聯」的字樣，我就問老曾，「看來，今天紀念先烈大會會出亂子吧？」他還說：「我想不會的，第一，今天是行憲國大召開之日。第二、革命先烈是國民黨自己的革命先烈，出了亂子，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可是，消息終于傳來，幾千軍警包圍沙灘，事情就是這樣不合道理！

中飯的時候，理事宣佈：「紀念先烈大會在幾千軍警包圍之下，仍然決定舉行。」

老曾問我：「你今天去不去。」我，老夏，老周，老李都異口同聲，斷然地說：「去，當然去。」

x  
x  
x

包圍的警戒線相當的寬，我們從御河橋下車，到東安市場北河沿南口，路就給電線橫隔開，兩三個荷槍的軍警在那裏檢查來往的人，要有北大校徽才准放行，到了三院門口，幾架機槍就或遠或近照着三院門口對準，從三院到沙灘半里多路，一路都是黑衣服警察，到松公府街，大橋上下坐臥起伏的，更是黑壓壓的，一層又一層。據從景山東街來的人說，那邊更多，北池子口，景山大街都紮滿了，景山公園裏還有埋伏，包圍圈之大，縱橫二三百公里，其實以北大學生人數來說，也不過二千多人。政府以偌大的兵力對付我們自然是游刃有餘啊！

然而大會仍然繼續舉行，教授們，同學們沉在心裏要說的話也依然理直氣壯的講出來，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的真理也和日光一樣的昭然煊赫！

許德珩先生已經五十七歲了，身體非常

衰弱，而且又帶着病，昨天晚上，自治會的人去請他，他還謝讓，但是今天，當他聽到沙灘被圍的消息，他很憤然地說：「我一定要去！」許先生永遠是年青的！他是今天紀念「青年節」應該大大表彰的典型青年！他今天熱情橫溢的用對現實教訓的眼光對我們提出「寧贈友邦，莫與家奴」的清光政權，而且標示當時的康梁的改革路線，和「江洋大盜孫汶」的革命路線。

袁翰青先生說：今天的知識青年只有一條道路——就是與苦難人民同在。

而樊弘先生說：今天的青年有兩條路，從經濟基礎從政治鬥爭，從文化工作上，他都明明顯顯的標識出兩條路，比之袁先生，他於勗勉之外，又有警惕。是與非，生與死，陣線分明。他又帶笑似的說：袁先生說一條路，而我說兩條路，足見我比袁先生落後，不過呢，幸好沒有第三路線，樊先生的話是四川江津口音外加北平話，語尾伸長，意味也深長。

然而，更動人的一幕，却是在三個先生離開民主廣場的那一剎那，每一個心都憤怒而感動，每一隻手脚都緊張而鼓舞，校方送三位教授的車子是停在北河沿，當三位先生

匆匆出場時，後面擁滿了與會的全體同學們，這時，一大批警察就向門口開過來，我們一齊的憤怒都積滿胸膛，湧塞喉頭，唱着「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不是明明義正詞嚴的向人數多過我們兩倍以上警察示威麼？也不，我們不是向他們發揚不可侮辱的人性，最後，我們不是向他們高呼：「警察學生是一家」麼？

我們可以毫不誇飾地說：我們這一批活生生的年青人，是最有資格來紀念先烈的，對着萬里以外黃花崗一抔土，我們可以坦然無愧，而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正循着更正確、更確的歷史道路，發揮着我們青年勇邁無前的精神，比之那些以總理的專賣家為主席，專門破壞「三民主義」的人來高叫「實行三民主義」，結論是「戡亂必勝，建國必成」，命令一些老百姓，中小學生，公教人員參加。年年如此「紀」，歲歲如此「念」的先烈紀念會；九泉下先烈有知，對兩種紀念會喜慰與悲憤的表情一定是判然而鮮明的！

## 北大盧一鵬同學被毒打

暴雷開始迸發前，到處都有藥線在點燃。而匯文中學的火星則特別激人而且頑強。

三月二十九日匯文紀念青年節的晚會散場，一個高三同學被特務毆打。三十日「貧苦同學救急互助會」招待教師工友的电影完後，一個高二同學被特務追蹤，放了一槍，幸而沒有中。另外一個高一同學被架至後操場拷打審問，第二天和另一同學同時失蹤。特務們就這樣潛伏着散佈他們惡毒的種子。盧一鵬同學是在卅一日晚上七時到匯文訪友時被打的。一到校門口，就給五個特務攔住了，拿出手槍來威脅，痛加拷打。同時拿着盧一鵬的字條想把他的朋友騙出來。不成，才把盧同學押進去。那時他的右頰已給打腫，嘴唇打破，一進房門就倒在床上，說不出話來。特務們在房內外來回監視，見盧同

學沒有說什麼，要把他帶走。但是盧同學有病，而且被打傷了，沒法起來，匯文的同學不放他走，特務就拿出証章，說：「面子是面子，公事是公事，你們看看我的身份！」結果把盧同學帶到合作社審訊，並且用粗繩網綁，皮鞭抽打，盧同學痛極大聲呼救，特務就用手巾把他的口塞住。打完後，擦淨他臉上的血，僱三輪押東城憲兵司令部，進門時特務和門崗親熱地打着招呼，說「抓到了一個八路」，顯然是早就認識的。那裏一個肥胖的軍官又來審問，威脅說「這個案件很複雜。」盧同學答：「我是北大學生，來匯文訪友，有甚麼複雜？賀訓導長認識我很清楚，請你打電話問他。」問了半天，問不出什麼，才放他出來。門外漆黑，已經是午夜十一點半了。

這火星是灼熱的，它噴射，迸濺出去了，落到了每個有正義的人的心坎裏。它終於爆發，燒起了宏偉寮閣的融融大火。

# 爲保衛自己而戰

——一塊磚頭

要向堡壘負責

一滴水

要向海洋負責

學聯

是我們

意志的堡壘

團結的海洋呵！

爲保衛自己的戰鬥是最神聖英勇的，戰

鬥裏又加強了人們的信心，在真理面前，我

們永不低頭！

爲抗議政府又一次非法的迫害，我們又

罷課了！

迅速而廣泛，支援的手從各處伸了來，

教授，工友，老百姓，一致的對政府這種卑

劣行爲吐出了唾棄的口水，我們是在廣大的  
援軍之下的，我們的旗幟爲正義而發光！

事情是這樣的！

三、二九、先烈革命紀念會上，軍  
警，特務不僅包圍了北大，北平官方的報紙  
也登載了警備司令部奉行轅轉中央令「查禁  
學聯」的消息，無恥侮蔑咬定學聯爲「共匪  
所策動的組織」其實這套把戲早已破了產，  
立刻引起了同學們憤怒的反擊！

在三十號，北大自治會對被包圍的事情  
就提出了抗議，在各院校內，也普遍的展開  
了保衛學聯的集議。

三十一號，北大盧一鵬被打以後，同學  
們更加激憤。

在清華，燕京，四月一日晚，系級代表



們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後決議了和各校採取一致行動，北大，師院，中法都在醞釀，終于，決定了在三號五大學一致站了起來，向執刀者投出了鋼鐵的一擊！

華北學聯也發表了嚴正的聲明，學聯永遠和全體同學同在，在任何環境下，堅決本來精神，為爭民主，謀求生活福利而奮鬥到底！

教授們紛紛發表意見，和同學完全站在一條陣線。

這是我們在爭民主的奮鬥中又一個開始，緊接着各校講師，助教，工警的罷教罷工等就是我們必勝的鐵証，政府愚蠢而毒辣的又是一串暴行，只不過表示一種臨終的掙扎和悲鳴而已！

我們將永遠誓言，一校受害，全體支援，今天不讓我們活也並不是容易的！

## 華北學聯聲明

三月二十九日平津各報載有北平警備總司令部奉行轉轉中央令查禁「北平學聯」的消息，又有所謂「關係方面」發表的「學潮綜合分析結果」。這兩則新聞，一則泛指「學聯會」為「共匪」所策動的組織，一則公開對本學聯作無恥的誣衊，竟聲稱要查禁本學聯。

本學聯鄭重聲明：華北學聯是華北各院校學生自治單位聯合的組織，是我們華北學生自己的機構，成立以來，一本同學要求，爭取民主團結，謀求生存福利，一切工作舉凡助學運動，尊師運動，人權保障運動……無一不公開而合法，獲得社會人士衷誠廣泛的支持。所有「為共匪所策動」之類的誣陷，不過證明是反動的造謠者又一次毫不新鮮的無恥的扯謊。

應當指出，在嗜殺者對人民作瘋狂進攻的黑潮，空前高波的今天，「查禁學聯」令的公佈，是進一步殘殺學生的嚴重信號，嗜殺者一方面宣佈學聯非法，進一步宣佈學生一切活動爲非法，來制止學生自發自主的活動，而達到其控制扼殺民族生機的目的，一方面又用這自己一手捏造的加于學生頭上的罪名再度開始它大規模摧殘的暴行。全華北學生不能不更提高警惕，加緊團結，英勇地起來擊退反動的逆潮，保衛自己。

本學聯茲嚴正表示：學聯永遠和全體同學同在，在任何環境之下堅決本原來精神，繼續爲華北學生爭取民主，謀求生活福利而奮鬥到底！

華北學生聯合會

二月三十一日

## 華北學聯成立簡史和工作報告

學聯成立十月以來，各項工作均分別由

各校自治會展開，一切有關文件亦均分別由各校自治會逐一公佈，惟爲使各校同學對學聯能有一更清晰明確的認識起見，現在將學聯各况簡要報告如下：

### 一、成立簡史

「一二·卅一」平津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爲華北學生復員後第一個聯合組織，是華北學聯最初的雛型，「五·二〇」平津各校反饑餓反內戰行動委員會聯合會成立，一面展開反饑餓反內戰工作，一面會中通過籌備組織華北學生聯合會以共同謀取華北同學福利，團結華北同學爭取民主和平經由各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或成立後在代表大會中認可）組成華北學聯，於「六·二」向外發表宣言正式宣佈成立，此即華北學聯成立之經過。

### 二、工作原則

一、加強華北各院校間的聯繫，團結各院校同學，互相學習，共謀生活福利。

二、團結華北各院校同學及全國學生共同爭取和平民主。

### 三、組織

一、會員：凡贊同上面兩個原則的中等以上學校自治團體經本會會員兩單位之介紹並經執委會通過均可加入本會。

二、會議：各種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應出席會員之到場，才得開會，各議案之決議不以表決方式，一律以協議行之（詳閱本會組織章程）

三、出席會議代表由各校自治單位代表中推一至三人組成之，但各單位僅有一票表決權。

四、各部處工作由各單位分別負責之。

### 四、經費

一、由參加各單位按人數比例分擔。

二、必要時執行委員會決定募捐。

### 五、工作

華北學聯的工作基於上面兩個原則來推動，經常的工作，是協助各單位加強學習，共謀福利，各單位的工作也就是學聯的工作，只有在各單位必須聯合行動時，才以學聯名義號召如助學運動，反迫害保障人權運動，新年尊師同樂運動，聲援同濟血案及各校自治會需要聯合表示態度時才用學聯名義茲將這十個月來學聯各種經常進行的工作大要報告如下：

#### A 秘書處

1 發佈各種文告

2 與本市及全國各大中學聯繫互相報導各地學生動態

B 康樂福利 由各大學康樂福利部聯合統籌推動各校康樂福利工作。

1 康樂：加強各大中學康樂活動，使各校同學生活與學習打成一片。

a 推進各校新年師生同樂會

b 寒假中聘請平津詩，歌，舞，劇四聯

主持補習班康樂活動由二月一日在北大沙灘四院，工院，中法，四區分別舉行遊藝會，由二月二十日在四院舉行遊藝會（寒補班結業典禮遊藝會）到師生一千六百餘人。

c 輔助中學同學康樂活動歡迎中學同學參加各大學歌舞劇團並設歌舞練習組。

d 流動電影小組：已接洽好蘇聯片八部美片若干部盈餘一部份充電影小組基金，一部份充學聯經費。

福利：

2 互相交換工作經驗共謀改善同學生活。

a 設立公費委員會交涉公費麵粉問題。

b 計劃倡辦各校同學自動生產。

c 成立急病公助會。

d 聯合辦理寒假往返同學來回事宜。

e 編印福利月刊，經常報導各校福利工作

及交換工作經驗。

C 學藝

1 寒假中應中學同學要求主辦寒假補習班，與沙灘，四院，工院，中法，師大五區合計學生五百三十人左右，教師約二百人，上課一月結束。

2 正編印兩年來華北學生運動史小冊

3 促進各校系級社團間聯繫曾舉行過一次壁報交換。

4 各校辦識字班，工警補習班等。

5 各校成立圖書館並舉行圖書交換。

6 幫助各校聘請教授舉行學術演講及坐談

會等。

D 聯絡

1 加強各校自治會聯繫使各校自治會於部門盡可能成立聯合機構為同學服務。

2 團結大中學同學，會同學藝部辦寒假補習班。

習班。

E 華北學生爭民主反迫害聲援同濟血案後援

會，爲慰問同濟受傷同學，各校曾舉行募捐  
F 其它：

1. 九月中推進助學運動成績爲五億，解決本市各大中學同學一千六百餘人之失學困難。

2. 十一月六日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于子三烈士追悼示威大會。

3. 新年時華北學聯號召各校舉辦新年師生同樂大會，有輔仁，中法，師大，燕大，清華，北大等校同時舉行，並以學聯名義印製賀年片及尊師日曆等，以示華北學生對堅苦卓絕的師長們的敬意。

4. 平津八大學自治會聯歡交換各校工作經驗檢討此後自治會工作方針。

5. 二月七日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華北學生反迫害爭民主支援同濟血案控訴示威大會」。

6. 成立「華北各院校學生自治會保衛自治

權利聯合會」。

7. 爲幫助中學同學上學，各大學推進「兩斤麵運動成績爲四億，使六百餘中學同學免於失學。

8.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發動各校自治會舉行平津大學師生春季大聯歡。

華北學聯是華北同學自己的組織，華北學聯的存在，表示華北同學力量的強大，表示華北同學的安全自由和生活福利有着強固的保障，嗜殺者爲奴役我華北同學，自本學聯成立以來，幾無時不予本學聯種種污蔑摧殘，最近竟非法「查禁」我學聯，謂爲「共黨策動之組織」這更揭露嗜殺者將更進一步摧殘我華北同學之狠毒陰謀！

本學聯嚴正聲明，學聯永遠和全體同學同在任何環境之下，堅決本原來精神，繼續爲華北學生爭取民主謀求生活福利而奮鬥到底！

全華北的同學們！更緊密的團結起來！爲保衛自己而戰！

## 血濺南開

節錄自南大血案實錄

四月五日晚七時南大同學在東禮堂舉行「抗議查禁華北學聯控訴大會」，許多同學都老遠趕來參加，會場情緒很熱烈。八時多，有化工系一年級女同學朱竹英走出會場，下樓時突被人以木棍迎面擊中，當場暈倒。據當時目擊的校工說：「打人的好像也佩有南大校徽，打中後就逃逸無蹤。」晚會到深夜一時多才散。那時南大理事會常駐會負責人正在自治會圖書館開聯席會討論經常問題，突然有經三同學楊繼潤、仲崇天、沙昭錚三人闖入。說「你們竟敢打我們的朱儉，我們就要打你們。」朱儉是南大被斥退了的學生，留住校內，四處借端擾亂，引起同學的普遍反對，但是否真正被打，尙待調查。

楊、仲、沙三人闖入後，就嚷着要打常務理事張琦芳，常駐會副主席李鈞出面解釋，被打破嘴唇，流血不止，張琦芳同學的眼鏡被打成粉碎，面部受傷。另外有成桂文郝裕光二同學亦被打。

其他同學聞訊趕到，這時三樓西邊已有鐵柵攔住，並有本校同學阻擋。打傷何自強、李春園、胡修琨、潘文菴等同學，受傷輕重不一。

根據同學意見，常駐會主席龍德麟出面調解，希望次日解決。楊、仲、沙等三人則堅持非打張琦芳不可。一時情勢緊張萬分。這時，袁賢能、丁琪範、胡魯聲三教授趕到，極力勸解。楊等聲稱：「現在是清算鬥爭的時候，我們要清算！」最後南大訓導長趕到，說「將來誰被打了，都處罰。」並由被打同學寫被打經過，交訓導處裁判。事件才到此告一段落。

## 街頭宣傳閃電戰

(一) 訪 問

訪問小組要在八點半鐘開始一個突擊。人很早就到齊了，今天的太陽似乎特別紅，大家心里都有點悸動，是很重要的工作啦！「我們走向民間」。

時間到了，分組出發。胡同真太髒，污水裏混着尿糞，到處都是垃圾。我們敲開一家家低矮的門，踏進黑暗的破屋茅棚。我們說：「我們不斷受到政府迫害，我們肚子吃不飽。全國人民的血汗都給政府榨去打內戰了，我們學生罷課，要聯合大家向政府要飯吃」。他們睜着眼，一面聽一面沉思。

「對啦！我們也一樣是人呀，一天兩頓窩窩頭還吃不飽，這年頭您說怎麼過」？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說：「你們學生做得對，替窮人說話。不過你們得小心，警察要抓你們。現在政府簡直要窮人的命，瞧街上汽車里的老爺小姐多樂呀！」另外一個說：「想不到在大學里教書的先生也這樣苦。越不像話啦！」屋子很暗，空氣濃濁得很，但每個人都很興奮，他們有孩子想念書，沒有錢，聽見我們要辦義務補習班都很高興。

## 半夜三更狗爬子進民主牆

清晨三點鐘  
一輛滿裝特殊人  
物的大卡車，向  
沙灘北大疾駛而  
來。

車停在民主  
廣場的外邊。先  
由一個人翻牆爬  
進來，威逼校警  
把大門打開。黑  
壓壓的一羣就擁  
進了民主廣場。

其中一部份奔向民主  
牆，把貼着的標語文  
告等撕毀，還散發了  
些莫名其妙的「反罷

我們懷着激動的心走出屋子，互相注視着，我們完成了一次突擊，我們也感到肩頭上的担子更爲沉重。

(二) 傳單

下午，罷委會各部門的工作都暫時停止，我們有一個更重要的出擊。

兩點四十了，快，把傳單一張張疊好，放在口袋里，你太多了，分點給他罷！好了沒有？他們都走啦！工作室空了。出去罷！要把步子放大一點，別走在一起！

路上的人還是那末忙，來來去去，真擠，怎末老有那末多人呢？啊，我們的同學，這里，那里，那個騎車的，從那邊過來的，糾察隊，真多，他們老把眼睛望着我們。瞧他走得多麼專心，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傳單。到目的地了，兩點五十五分。西單商場今天好像變了！像一個戰場，一個剛築好的壕溝。

我們進去，先到最里面，分開，你到那邊去，我管這一行。到了？三點，開始發！我們掏出傳單，迅速地一家挨一家發過去。店員先用驚異的眼光看我們。然後細心念起來，有的老遠看見了，我們還沒有到面前，就跑來要。五分鐘，都發完了。於是像一個戰勝者，把雙手插在褲袋里，回頭一望，全在爭着看呢！

課宣言」。另外的一些就衝進紅樓地下室  
的「大地」歌詠團工  
作室，帶走文件、資  
料、衣服和書籍等。

第二天，民主牆  
上又寫上了憤恨的字  
句：

「告訴你吧，今  
天你打進我們的工作  
室；明天，

我們要打進你的

巢穴，

拖你出來讓人民

公審你

等待你的末日吧

狗子！」



## 罷教！罷職！罷研！罷診！罷工！罷課！

四月六號，北平六罷合流，歷史上真是一樁罕事，如果還有人昧着事實一口咬定「學生運動」是受人策動，他的原形在這面鏡子裏恐怕是逃也逃不脫的吧！

六罷中，罷課爆發最早，四月三號五校（北大、清華、燕京、師院、中法）正式宣布罷課，其實在上月卅號早已醞釀。它的導火線是「查禁學聯」，這是保衛自己的戰鬥。

罷課期中，在各校校內及校外都展開了宣傳及其他工作，代表到行轅請過願，提過抗議。但事情並沒有轉過圈子來！

此時，罷教也發生了，首先是北大的講師助教「爲了爭取合理待遇」決議在六號開始罷教三日，適正春假，北大當局曾準備延長它三日，把罷教拖過去，但講師助教們的意思特別堅決，說如果要求達不到目的，你什麼時候開始上課我們就什麼時候開始罷教，延長假期的計劃就此撲了個空。

六號到了，北大、清華、燕京、南開、北洋的講師，助教，職員，工友，警士，同時「罷」了起來，北平研究院全體員生也罷教罷研，除掉北大清華等校同學繼續罷三天支援他們外，兩校教授簽名響應的也有數十人，這條「罷流」如此龐大，政府是怎樣處理這樣一個棘手的问题呢？

四·九，政府的解決辦法表現出就是打、殺、造成師院一場血案，不僅把學生運動刺激

到大請願的最高峯，教授們也毅然加入這罷流了！

「生活問題」是這次罷教罷工……的基本原因，此時學生們的行動也就自然的走向一個方向……反饑餓，反迫害……，這兩潮頭的匯合，就是這次運動的中心，也正是中國現社會「亂」的癥結。

在工警罷工期間，同學們完全接過了他們的任務。

再之後，就是所謂「人民」搗毀北大東齋教授宿舍和圍攻紅樓事件，這真是現實逼着你不能不去正視它，受它的攷鍊，北大教授終於站了起來，並且在同學罷課期滿以後多罷了三天！醫院裏的 Doctor 罷了診，親自到病院門口和來診病人解說不得不停診的原因，其實不能說病人也會原諒的，這責任只有讓政府來完全負擔！

你聽聽，教授和講助是怎樣說的吧！

「暴行與血案疊出不窮，勢非刺激學生達到摧殘教育的目的不可，用心何在，實非同人所能理解。」

「不但直接迫害教育，侵犯人權，而且是滅絕人性理性的瘋狂行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無恥陰謀。」

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如果不能對症下藥，無論是部長飛來疏導，主委恫嚇狂咬也吧，這「罷流」終會愈益汹涌，越峯嶺，破山石，冲碎反動者的腦袋的！

## 爲爭取合理待遇告社會人士書

我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的講師，助理研究人員，教員，助教，職員技工和工警等同人爲了爭取立即合理改善待遇，已決定從四月六日起，一致罷教、罷研、罷工三天。謹以沉重悲憤的心情，向社會陳訴苦衷和理由。

我們這樣做，完全是『勢迫出此』。

教育界同人生活的困頓，不從今天起，而今天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自從政府一月份公佈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辦法以後，這個辦法正面是按照所謂『生活指數』發薪，形式上法幣的收入數量稍多一些。實質上收入反而大大減少。更因爲拚命發行通貨，促使物價狂漲，逼迫我們和飢餓掙扎，被死亡威脅。反面則取消原來配麵的辦法，使我們難以維生，收入之實值上的減少更超過調整以後的法幣增加數量，朝三暮四，如此『調整』，豈不是殘酷的嘲弄？幾個月來，教育界同人除了普遍的窮困，三餐不給，兒女啼飢號寒之外，有的弄到神經失常，以至瘋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樓自殺。這些慘狀，都彰彰在人耳目。我們要問是誰讓他們這樣的？我們要大聲的問，是誰把他們搞成這個樣子？

兩個月以來，我們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呼籲，要求，請政府維持原來配發麵粉的辦法，按照實際生活指數，按月調整薪給。脣也乾了，筆也禿了，所得到的答覆是一概不准。我們現在除了採取積極行動以促使政府接受外。已別無其他辦法。

我們認爲我們的正當收入，已經爲政府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徵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我

們有權利要求政府保證我們的『不虞飢餓』的自由。

當然，我們這樣做，就誤了學生課業，延緩了學術工作，即使是一分鐘，一秒鐘，我們也是衷心負疚的。不過，爲了中國學術文化的前途，使學校和研究機關能走上正常健康的軌道，我們這樣做，在今天是要的，雖然我們是在忍着痛如此的做。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社會人士和學生家長的同情和支持，悲痛之餘，謹此致意。

國立清華大學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

國立北京大學講師講員助教聯合會

國立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員聯合會

國立清華大學職員公會 同啓

國立北京大學職員會

國立清華大學工警聯合會

國立北京大學工警公會

三十七年四月五日

## 北大清華兩校教授支持講助員工簽名

清華北大教授爲響應北大清華講助聯合會，職員公會工警聯合會，要求改善待遇罷教罷工事，決定自本月六日起罷教三天，截止今日上午止，已簽名者有五十八人，現在繼續簽名中，茲探悉已簽名之名單如后：

鄭之蕃 王遵明 段復 周作仁 馬祖聖 游國恩 芮沐 鐘士模 孫楷第  
鄧以塾 吳吟 周一良 楊人楨 傅漢斯 吳之椿 申又棧 孫紹先 孫國華  
張淮 孟慶基 余冠英 張龍翔 王岷源 錢學熙 趙廣增 夏雲寰 容肇祖  
徐毓楠 錢偉長 費孝通 樓邦彥 吳恩裕 韓壽萱 陳占元 楊津基 澄華  
屠守鐸 張岱萃 劉繼慕 袁翰青 聞家駟 蔡樞衡 劉致平 孫明倫 陳定民  
張奚若 范崇武 李廣田 許德珩 胡世華 費青 董樹屏 王徑榮 寧樾  
鄭昕 樊弘 馬堅 趙紹熊

(按該次簽名連師院和以後陸續簽名的教授共達一百二十名)

## 大逮捕的信號

——北大十二同學事件——

在民主廣場上，北大的學生幾百人把樑子圍成許多圈，沉默屏息的坐下，雖然也有相互交換意見的談話，但態度是十二萬分嚴肅的，雖然是一個晴朗的天空，而人們那種緊張，鎮定，咬緊牙關，睜開眼的表情，却像是在烏雲驟集，暴風雨即臨的時候，你不會忘記，高爾基那號稱廿世紀預言的名句「讓暴風雨來得更緊！」

你可以斷言：他們所喊的「一人被捕，全體坐牢」這一個鋼鐵的意志一定是經得起任何烈火的烤煉的。

昨天（四月七日）晚上九點鐘，由警察×分局來電話急邀鄭秘書長天挺去談話，一去，

就看見陳繼承何思源都在，當下，他們就拿出一個黑名單，限學校當局立刻交出十二同學，罪名是鼓動罷課，他們大多是自治會理事，他們的名字是柯在鏢，田餘慶，呂錚，盧一鵬，李鴻藻，叢頌文，黃德青，王子光，周安，馮遠程，李倬，王祿慶。鄭秘書長要求免予逮捕的答覆是「不行」，最後只得限定在四月八日午前十二時以前交人，因為陳繼承當時的口氣很硬：「不答應交人，就由我們自己去包圍逮捕」，這個黑名單到第二天早晨由鄭秘書長交與罷委會處理，於是號外飛出來，羣衆大會當場就召開，三院，西齋同學一齊都集中到民主廣場來，抬起板櫟，圍成許多圈，把十二同學放在中心，如果軍警真是要來抓人，我們就胳膊挽着胳膊，肩膀並着肩膀，以血肉之軀築成堡壘來保衛十二同學的安全，我們的口號很簡單：「一人被捕，全體坐牢」，在這些人中間，不單是同學，也有我們敬愛的師長，而且也有從幾里外來參與作保衛工事的基石的四院兩百多同學。

中老胡同的教授們，聽到這個消息，也自然而然地集合起來，開教授聯誼會（因為真正教授會要胡校長才有權召開）向警備部要求按照合法手續，由法院傳訊，而且派馮至先生代表向學生致詞，從他口中，我們聽到大多數教授「誓死支持你們的請求」的保證，尤其是他轉述北大美籍教授傅漢斯先生向他說的幾句話：「……：這樣的事，我以一個外國人身分是看不慣的，假如你們政府真要這樣無理逮捕學生，我願意同他們十二人一起進監獄」這太令我們興奮鼓舞了。

十二點——限定交人的時刻——早過去了。

又到四點半了，雖然鄭秘書長賀訓導長去交涉，還沒有得到具體答覆，而陳繼承的一張

硬嘴至少是在堅強團結的力量之前退却了，這中間，賀訓導長曾經向我們提出許多苛刻條件作爲換取十二人的安全，例如「北大不參加學聯」等等，然而，同學們說「不！」在第二次交換意見時，警備部降低要求逮捕六人，然而十二個同學却說：「要去，十二人一齊去！」同學們是堅持不放一人，「一人被捕，全體坐牢」

終于警備部允許學校當局和教授們的要求「如有罪證，由法院傳訊」  
通過了四九大請願：「由法院傳訊」的非法傳訊也在同學的團結下被否定了。

## 最卑鄙最慘酷的迫害

### · 四九慘案紀實 ·

四月八日雖然是罷課最後一天，同學的心情還是緊張的。五日深夜特務強入北大撕毀民主牆上的壁報；七日晚上北大接到警備司令部命令警察局送來的十二人黑名單；而陳繼承又公開宣說要做關麟徵第二。事實說明低氣壓並沒有過去，並且還在沉重地壓下來。

事件就在這沉鬱的空氣裏爆發了。八日晚十時，師院傳來大批特務在中華中學開會的消息。十二時十五分左右，就有兩個身分不明的人踰牆進師院，用手槍逼着校警開校門。據校警談：校門開後，門外黑壓壓的一片，穿短裝，臉抹油彩，戴口罩，帽子拉到眼睛，左臂紮白布，手持武器，衝進來後分成三批：一批留在校門口，其餘二批分別湧往南部齋男生宿舍和文科大樓；另外，丁字樓，一字樓都有特務持槍把守。衝進南部齋的一批首先把總電門關

了，踢開三號宿舍的門，不問情由就給正在酣睡的四位同學每人一鐵槓。還沒有來得及睜開眼睛，就被打暈了，血從頭上濺出來，染紅了被褥，染紅了牆。打完之後，從被窩裏拖出來，不准他們穿衣穿鞋，就這樣在四月的寒夜裏，只穿一條短褲，像屠夫拖死狗一樣在地上給拖了出去。接着又踢開五號宿舍的門，大聲吆喝：「不許動！」但即使沒有動，也一樣被打得鮮血淋漓，拖出宿舍了。其他同學在黑暗裏被八個人的淒慘叫聲和呻吟驚醒，預備衝出宿舍來，可是，剛出屋門，槍鳴兩下，所有的槍口對準出來的同學，他們手無寸鐵，怒火在心裏燃燒，眼看八位同學給拉去，滴着鮮血，却終於沒法營救。最後一個拉走的荆有新同學被二個特務拖到圖書館門前，拚命掙脫了魔掌，逃向女生宿舍。特務在後面放槍，幸而沒有打中，僥倖逃脫，沒有捕去。住在丁字樓的貢承先同學躲過特務視線奔到南部齋扭開總電門，特務們看見，恨了，獸性發作起來，跑過去用尺半長半寸厚的鐵棒猛烈擊下，貢同學頭部被擊成一個大洞，左耳擊開了一個口，血不停地流出來，浸透了衣裳，經過最大的努力，才掙扎着逃去。

到文科大樓的一批首先衝進樓旁的炊委會。留兩個特務把守，又衝出來，進了文科大樓，先後搗毀樓下的自治會和二樓的教育學會和同學一年來心血經營的行知圖書室；又上三樓，把所有的玻璃門窗擊碎，搶走了英語學會的兩架收音機和兩架留聲機，並且砸碎一百多張唱片，然後湧出文科大樓，回到炊委會。用槍對準五位值夜班的同學，強行搜查，結果帶走一位趙學勤同學，搶去炊委會的公款三百零九萬元。

正在特務狗子們胡作非為的時候，鐘響了。南部齋的，一字樓的，丁字樓的，女生宿舍



的人都跑了出來，腳聲在聚攏。匪徒們開槍，但鐘無懼地響，全院的同學都衝出了自己的屋子，特務們跑了，逃了，呼嘯狂吠着像一羣瘋狂的狗。

從南部齋到校門口，地上滴滿了鮮血，殷紅地閃閃發光。就在南京開國大的時候，反動派無恥地在北平又欠下一筆血債，深深地埋下仇恨的種子。然而歷史證明，血不會白流，種子一定會發芽。而誰種下仇恨，誰將吞下牠生長出來的果實而死亡。

## 師院全體教授宣言

當此行憲初期，竟有暴力橫行，破壞人權。何勝怪歎！緣四月八日夜零時卅分，本院突來身份不明之暴徒，約五六十人，踰牆而入，直奔南部齋宿舍，持有手槍本棍鐵棒等物從睡夢中將學生王公宇等九名，施以毒打，未容穿衣，裸體架去，血灑道路，直至和平門，同時又擊傷學生貢承先荆又新二人，頭顱破裂，臥血泊中，不省人事，又將本院自治會理事會辦公室，歷史學會，教育學會，英語學會，地理系測候室等均行搗毀，並搶去英語系收音機二架，留聲機二架，留聲片百餘張，炊委會存現款三百餘萬元，以及王公宇等之衣服書籍提琴等物揚長而去，今早全院員生睹此慘狀，靡不驚心動魄，同一憤慨，學生向北平行轅陳報請願，延至黃昏，迄無結果，詢諸警備司令部，則答以不知，似此慘劇，竟發生于文化最高之都，而又適在教育之最高學府，則此種暴行，行將隨時隨地發生，勢必人人自危，校校告驚，瞻言前途，戰慄如何！同仁等不惜忍痛，出此罷教手段以爭取生命安全之自由，誓不達到被生也劫學全脫險，並政府確實保障將來不再發生此類事件，不再復教，謹此宣言，尙祈鑒察。

# 憤 怒 的 洪 流

二 願 請 大 人 千 六 二

## (一) 請願去

昨天晚上師院受害的消息傳來，造成四院一夜的騷亂，三點過了，大家又才在床上暫時躺下。等到早上八點鐘，新的騷動又開始；九點半鐘，師院赴行轅請願的消息傳來，圖書館前就召集了羣衆大會，經過了半點鐘的激辯醞釀，主席終於宣佈「出動支援」。鐘聲狂怒如驟雨似地亂響，「請願去！」十點半鐘，到了中南海行轅門口，這一條千千萬萬車馬往來的西長安街上，行人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這一批學生們。相距十多丈遠，我們和師院的掌聲歡呼聲歌聲就交流起來。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着法西斯蒂開火，要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陽，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

這是掛在每一個同學口上尋常的歌聲，但是今天每個人站在這個向政府槍口要命的請願隊伍之前，它又灌給每一個同學新的內容，新的力量，所以每個人都賣命的唱。

幾分鐘後，一個紅着眼皮，蓬着頭髮，面目白皙的師院女同學到我們隊伍前面來，開始就以慘叫的聲音報告昨夜裏師院被打的情形，她舉起血衣，哭訴着「這是血呀！血呀！」迴旋激慘的聲音，只要聽一聲，你心就酸痛了。

宣傳的同學開始出動，一些向牆壁發展，一些用「告地狀」的形式，不知道那位的新發

明，在人背上也用粉筆寫起標語來，風氣馬上傳開，一個人立刻變成一條活標語，大家坐成一排，背朝着街道，一眼看去「向槍口要命」「還命于民」「討還血債」「一人被捕，全體坐牢」，最新鮮的是「南京行憲，北京捕人」。

糾察牽起手圍着同學，警察又牽起手圍着糾察，使學生與百姓之間隔開，然而，事情是很動人的，有一個警察替我們散傳單；另一個建議我們，傳單還要拿到胡同裏去發，不要只在大街上；又一個無可奈何地說：原諒我們！外圍的觀衆擁擠着從警察背後焦急地探頭往內望。

四院之第一個加入請願行列，真叫師院同學太興奮了。當他們早飯先一步送到的時候，他們就一齊叫「有飯大家吃，北大師院一家」；跟着四院的絲糕菜飯也送來，他們又大喊「交換吃」，有幾位師院同學果然提着小竹籃來分送饅頭。

然而，整個上午等待的結果是師院請願團被騙在傳達室會客室呆了幾個鐘頭，說謬謀長要下午兩點才辦公，氣人！

十二點鐘左右，北大醫學院同學也來了。他們帶來了藥品，男女同學臂上佩起紅十字，這一支請願軍有了軍醫。

## (二) 新華門會師

熱辣辣的陽光下，十二點半鐘，主席團的傳聲筒響了：同學注意，同學注意，北大中法的隊伍已經到南長街了。

掌聲沒有歇下，傳聲筒又報告：清華同學已經到了燕京，和燕京同學會合後，就步行進城了！

掌聲自然更激烈了。就在這一陣長久不歇的激烈掌聲中，北大中法的大隊人馬到了，北大講師助教也同着來，這是今天請願隊的主力軍。跟着，鐵院同學來了，朝陽同學來了，北大農學院同學也來了。

北大許德珩樊弘等教授也商定共訪何思源，釋放師大被捕同學，賀訓導長也到中海來，立刻替我們找徐啓明陳繼承，師院教授講師助教們也分批絡繹不絕的來了，而且帶來了令人興奮的消息：師院教授正在開教授會。師院整個震怒了。掌聲像起伏無定的潮水。

這時，一條廣闊熱鬧的西長安街兩頭都被憲警戒嚴阻斷，不准普通人往來；行轅門口，也不准電車再停站了。原有的觀衆早被趕走，政府澈底實行了「堅壁清野」。

就在日光蒸着汗氣，掌聲和着歌聲中，又過去了三點多鐘，主席台上廣播筒終于又說話了。

原來，從城外走了三十幾里，又衝過兩重封鎖線的燕京清華一千五百同學終于在四點多鐘趕到了。塵頭起處，正是這一彪遠征生力軍。我們高舉起校旗作成凱旋門框，在一陣長久的震天價響的掌聲中，他們挺起胸膛從門旗開處走進來，掌聲變成打拍子，每一個人都湧出胸腔裏所有的聲音，併命的唱「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你參加過這一個隊伍，你就會知道你自己嗓子當時是如何的沙啞而乾痛。

我們的隊伍是廣大強壯，全世界被壓迫兄弟的鬥爭，是朝着一條方向。

### (三) 不放人，我們不走！

主席團正式成立，就在行轅門前產生了羣衆大會。

首先，師院教授會代表黃國璋先生報告「諸位同學，我們教授會決議從今天起，無限期罷教……」

北大、清華、師院三校講師助教會代表都分別來致詞，話都是「我們全力支持你們，你們的行動完全是對的。」這麼斬釘削鐵的幾句。這種斬釘削鐵的支持是空前的，誰能不感動？但是，叫你感動的事還有呢！

北大美籍教授傅漢斯先生，曾經願意和北大十二位黑名單同學一齊入獄的，今天他一個教授身分與北大同學一齊排着隊伍來，也和同學一齊坐在行列中間，此時，他要求公開說幾句話，在如雷的掌聲中，他說了：「我很高興今天能與諸位在一起我希望我們所爭取的民主能得到勝利……我也相信今天我們到這裏來的原因與共產黨無關，（轟轟烈烈的掌聲）我非常欽佩今天的秩序……我非常高興我們師生能够合作……」掌聲繼續了將近十分鐘。

中法同學提議要遊行，同學們都贊成了，主席團又以婉言勸住，「遊行示威是應該的，但應該作爲交涉的後盾，不得已才用。」意見是對的，然而兩點鐘過去，依然沒有結果。

六點半鐘的時候，溫訓導長來了，說「警備部答應在七點鐘以前把人交給警察局」，同學們顯然憤怒了。「警察警局有什麼用呢？要交就交出來！」有些叫「遊行」有些更大叫「衝進去！」情緒過份激昂，原來坐在地下的人都一齊站起來了，誰敢說學生不會衝，巴斯底

獄也是羣衆打破的啊！於是溫訓導長只得向同學說：「我可以再進行交涉釋放。」

又是七點半鐘了，溫訓導長還沒有來，清華講助會代表建議：「我們要把我們的聲音帶給北平全體市民，我們建議同學遊行；請願，有我們！」大家對這個內外兼顧的辦法，都很擁護，可惜天幕已經下沉，糾察圈外戴黑呢帽黑眼鏡的特種人物增多了，遊行在黑夜中的遭遇是可以預料的，所以大家終於決定：「不放人，我們不走！」

天黑了，在稀薄的街燈映照之下，俯，仰，坐，臥，拍掌，唱歌，呼口號的這一個渾然生動的人羣，簡直是一片波濤動盪，廣闊無垠的人海，這中間潛蘊着無窮的巨力，這邊在唱「起來，東方被壓迫的民族……」那邊在唱「朝着法西斯蒂開火，要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這是一股磅礴不可侮的洪流，那些專門仗恃槍桿的「關麟徵第二」之流，在昨天夜裏曾經大爲得意而鬻笑的，今天當着這股力量之前，也不禁要驚訝而却步，這太像一場鬥爭了！因此使我想起從新華門東走半里的天安門，就是當年「五·四」流血請願的地方，三十年來，北洋政府在哪裏呢？而學生的行列却更壯大而顯赫的今天在新華門請願，與「五·四」相互輝映反射着歷史的光芒。

天空裏忽然升起一個「團結光明」的紅紙燈籠，把大家都刺激得狂叫起來，每一個細胞更發出新的力量，每一個人喉嚨裏又迸掙出「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歌聲把燈籠送得更高更遠了。你絕不要用煩悶，枯燥的觀念來替這一羣在炎天之下等待了十二個鐘頭的學生們耽憂，焦急。他們會發揮他們的創造力，有的把新歌詞裝進舊歌曲，有的會創造新鮮的口號，一個人的聲音在羣衆中是一定被淹沒的，但是他會發動他周圍的羣衆來唱來喊，作得精彩，

一呼百應，不精彩的，噓聲四起，你的五官絕不會有一點餘閑的。所以「不放人，我們不走！」在我們是絕對做得到的。聯絡同學已經從學校裏替我們帶來了毛衣外套，準備通過這一夜，堅持！

#### (四) 勝利屬於團結。

交涉的經過是曲折的，政府的狡賴，推托，逃避，爲難，累得溫賀兩訓導長來往周旋奔走了半天。十點半鐘了，政府終於答應保釋，到十一點鐘，算是師院代表回來報告親眼看見被逮捕同學全部送到北大醫院了。其他各條要求得到的答復是：關於朝陽在京被捕的兩位代表，由行轅答應去電請中央釋放。北大列入黑名單的十二同學，決定由鄭天挺秘書長向地方法院提備忘錄，聲明不受傳訊。剩下來的懲兇問題，華北學聯之存在問題，保障人權問題，爭取全面公費問題，都決定授權九大學自治會積極交涉，而且決議自明天起罷課，總結完了，時間已經是十一點鐘，「團結光明」的燈籠再度昇起來。

今天，從早晨九點起直到晚上十一點鐘，中間經過十四個鐘頭，這個六千多人的行列，在陽光逼射之下，坐這變長的一段時間，中間就貫注着這一股團結的力量。昏迷的，在這裏變清醒；怯懦的，在這裏變勇敢了。今天，自早到夜，唱得最多的歌也就是「團結就是力量」，「比鐵還硬，比鋼還強」，每一個人確切地體會了它所代表的真實內容。

最後，大家在極度激烈興奮的情緒中，各校互相用盡情歡躍的聲音呼着「再見」，「再見」。

在沿途軍警監視之下，我們四個人一組，臂挽着臂，回來了。深夜，街上只有一兩個三輪車夫。在石駙馬大街口往南的地方，遠遠看見我們的校警高舉着火炬從宣武門衝向我們的隊伍而來。

到四院門口，留守的同學像過新年一樣地張貼了新的對聯「光榮屬於民主，勝利歸於團結」，大家舉火高歌，繞場三匝，然後大開中門，讓隊伍滔滔不絕的流進來。

衝進工字樓，看看東北角上膳廳裏的燈光，大家猛然一聲：「喂，吃飯啦！」十一點四十分了，我們還沒有吃晚飯呢？

## 我們不是孤單的

### 各方的反響

(一) 教授們底憤怒

同濟血案消息傳到北平後，許德珩教授就意味深長地說過：「這完全是失去人性的作法，整個北平的同學應該馬上組織起來，對付這反動的逆流」。而逆流是終於來了。

華北學聯在一串迫害聲中被查禁，正如張奚若教授所說：「學聯是華北各校自治會的共同組織」，而自治會只是幫助同學讀書康樂

的機構。」(趙迺搏教授)·樊弘教授表示：

「當局查禁學聯是摧殘民主。假使說華北學聯受共黨策動，那末正足以證明政府的腐敗無能……政府要下決心背叛人民到底，最後不過是垮台而已！」所有的教授一致認為「不管效果如何，同學們一定要表示態度。」李仲三教授並且主張「全國智識青年應該聯合起來，改造政府。」



然而不管如何，人民的叛徒終於背叛人民到底，四月七日北大當局接到警備部送來的黑名單後，教授們憤怒了，首先是西語系的外籍教授傅漢斯，他說：「我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覺得再也看不下去了，假如當局一定要把十二位同學捕去，那我也願意和他們一起去！」馮至教授大聲疾呼：「我們全體教授願意誓死支持你們的要求！」

四九慘案發生後，師院教授會立刻決定無限期罷教，並且聯合其他各校教授全力向行轅交涉，和同學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四月十一日可恥的「遊行隊伍」襲擊紅樓，東齋，強暴的觸手直接降到教授們頭上，使他們更加憤怒。傅漢斯教授說：「這也好，這會使教授和同學連繫得更緊密」，許德衍教授提醒：「同學應當明瞭，這是一個鬥爭！」第二天，北大教授就決定罷教一星期，講師，助教，職員，研究生，同學採取一致行動，匯

成了一支巨大的洪流。我們不是孤單的。

(二) 血淚相交的同情

罷課期間，我們底聲音傳出去，打進各式各樣人底心坎。一個警察看了「告軍警憲書」，給北大四院罷委會寄來了這樣的控訴：北大的同學：

看到了你們的「告軍警憲書」，我感動得幾乎流淚了。同時我也知道你們是了解我們的，你們是能原諒我們的。不錯我們是人家用權力來強迫來撕你們的壁報，來打你們這些愛國的學生，甚至逮捕，但是我們誰願意這樣作呢？我們也是有良心有人性的人。提到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實在是苦不堪言，每天戰戰兢兢的在人家——我們的長官們的壓迫下來過活，看人家的臉來行事，稍一不甚（按係「慎」誤）就要遭長官們的毒罵，甚至於挨打，長官們的耳光也是時（按係「司」誤）空見慣的。我們這些非人的生活有誰來

同情呢？我們吃的飯壞得不能說。至於說到養家嗎，那才有點滑稽，就我來說，我的女人，她靠着她每天替人家洗衣服來維持生活，有時我還向她要錢我實在慚愧極了。但是我們的長官呢？他們的生活太舒服了，穿的吃的一切被（按係「比」誤）我們要強上萬倍親愛的同學，難道這都是命運嗎？至於說到愛國方面，我雖然也不懂得什麼「殖民地」「社會主義」，我只知道我們中國人應當讓我們自己來管理，我們不應該讓外國人統治，對外國人「唯民是聽」，我更不忍着到外國人在中國任意行兇，但是我們的長官對於這些似乎很輕而對於愛國學生却想盡方法來對付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總之我滿腔的苦衷無處去訴，滿心的疑問無人解答，而你們說出了我們要說的話，我除了感激之外更高呼你們的口號：「軍警學生是一家」！

一個良心未泯的警察上 四月六日

另外，我們還收到一封學徒的來信：  
各位同學先生：

我是商店裏一個學徒，從前曾經受過初級教育，後來因為家裏沒錢就唸不成了，所以不會寫信，請你們忽怪我常聽人說學校裏有共產黨，我總不明白為什麼學校裏會有共產黨呢？如果學生都是共產黨，那麼政府為什麼要辦學校呢？那不是專門在訓練共產黨嗎？但現在我才知道了政府說學生是共產黨，因為學生替窮人說話，因為學生都無法生活，所以政府才來抓學生，不許學生在街上貼壁報，難道窮人是共產黨嗎？各位同學，我知道日本人在這裏的時候，那就常常抓人，把抓去的人都弄死了。現在是我們中央政府來管，為什麼比以前日本人在這兒抓得更兇呢？咱們都是中國人，有多大的冤仇呢？尤其是對於學生隨便的毆打，真令人看不慣。我真不知道我們的政府還不如日本

人，我真恨我不能替你們工作；我無法接近你們，如果我們能稍微幫你們一點忙，我都很高興。希望你們爲窮人工作而努力！

一個學徒 四月六日

### (三) 緊緊的携手

洪流泛濫出去，近處，遠處，寄來了灼熱的心。

捷克京城布拉哥國際學聯的來電：

「支援你們的要求，抗議四月十一日特務侵犯學府，並向你們的奮鬥致敬 國際學生聯合會」

上海學聯來信說：

「……這個解散學聯並不是從華北開始的，我們上海學聯在剛成立的時候，就遭到過『取締』。但是『取締』是沒有用的，只要得到同學和廣大人民支持我們，就一定能够在存在下去。我們已經鍛鍊了自己，使自己能够在追縱摧殘下堅持了愛國民主的鬥爭。而

且還要堅持下去，一直到中國獨立民主幸福的實現。……華北學聯全國學聯上海學聯永遠是全中國人民團結勝利的標幟！」

全國學聯來電支持，並預祝勝利。浙大同學罷課一天支持我們。

雲大自治會來電說：

「昆明學生決全力支持！」

同濟全體同學來信說：

「緊接着反動集團在上海申演『一二九』大血案之後，你們一樣地也遭受到相同的迫害，在封建殘餘勢力崩潰前夕，魔鬼們必然會作一番瘋狂的掙扎。黎明前的黑暗不會太久的，我們同濟三千同學在未得到真正人民的民主自由以前，我們爭民主反迫害的運動一天決不終止，並誓爲一向站在民主前綫的你們後盾。」

我們是人民，我們是羣衆，我們永遠堅強得像鋼；誰來侵犯我們，我們就砸破他的頭，讓他在我們面前滅亡！



## 這樣一個遊行隊（轉載）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一些僱來的老實的苦工  
一羣哄來的純潔的中學生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動員了

御用的工會  
御用的商會  
御用的農會  
收買了乞丐  
收買了難民  
收買了娼妓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出發前每人四個饅頭  
臨了在行轅門口吃肉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領隊的是紅皮鞋黑眼鏡  
腰裏掛着盒子砲  
手裏拿着文明棍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前後是官方汽車  
兩邊是警察憲兵  
美式裝備的軍人  
穿起大掛裝百姓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隊裏的人沒有表情  
隊裏的口喊不出聲音  
而——  
棍棒吆着他們喊

大刀逼着他們喊  
機槍頂着他們喊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要戡亂」

「要反共」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不許反飢餓」

「不許反迫害」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反罷課」

「反遊行」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推翻民主牆」

「打倒華北學聯」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操史太林的媽」

「操大學生的奶」

他們——

是這樣喊着

這樣喊着

這樣喊着

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下午

放肆的穿過北平街心

攻打了大學

綁架了學生

搗毀了教授宿舍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外國人對他搖頭

市民對他伸舌頭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活人看了能氣死

死人看了能氣活

萬人同聲一哭

中國！

中國！

## 『慰問』與『賠償』。

當四月十一日，沙灘北大東齋被損毀之後，次日陳繼承，何思源也表示「關懷」，「派代表對教授表示致慰」，照中央社消息：此次不幸既是「受罷課學生譏笑」，當然「毀損」是「激於義憤」，而且搗毀的人又是「人民隊伍」，則陳何二位之關懷實在太慈悲！

尤其是師範學院四月九日學生被抓，學校被毀之後，拖延到四月二十三日，眼看師院師生團結一致，長期罷課，不可收拾，何思源，陳繼承才表示「職司治安，疎於防範，公私交責，愧憾無似」，才「飭屬嚴究肇事責任，依法懲辦，親往貴院探視慰問：關於貴院此次所有損失及醫藥費用，當負責妥爲彌補。」

我們知道自四、九以來師院師生對當局

提宣言，函件，要求懲兇、賠償已經數次，陳何二人既自知「疎於防範」，何不早日「愧憾」，「慰問」，而要十餘日中由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往來幹旋，商討復課條件，討價還價。「早日安定」不是更好嗎？此其一。

國立學校發生意外損失例由教部負責撥款彌補，而此次師院事件却意外由地方當局「負責妥爲彌補」，足徵陳繼承何思源自己供認負此次暴行之法律責任，此其二。

本來地方當局「慰問」的行動不止兩次，上述的，僅例舉說明而已，事實上，除了「賠償損失」一項比較實際外，對於一切假的「致慰」「保證」「懲兇」我們覺得除了證明暴行是他們自己主使外，是毫無意義的！「一二一」時關麟徵不是也來聯大「道歉」過嗎？

而且，陳雪屏部長御主席之命萬里北來「慰問」，「情誼」之隆，於此更見顯著了。

# 詞嚴義正的控訴

北大全體教授罷教抗議暴行

並呼籲保障教育安全宣言

半月以來，北平各院校接連發生不幸事件，使高等教育陷於極度不安狀態。同人站在教育工作者之立場，勢難緘默。特將事態演變經過與同人態度，縷述於次。

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北大學生在校內舉行黃花崗先烈紀念會，突有憲警數千人包圍校舍。鐵車巡邏，如臨大敵，造成異常緊張恐怖之局面，同日警備司令部宣佈查禁華北學聯。北平各院校學生遂於四月三日起罷課三日，以示抗議，方屆滿期，六日清晨，尙在戒嚴時間，突有不明身份者數十人，越牆入北大校內，撕扯壁報毀壞書物，七日晨四時許警備司令部向北大學校當局要求限時交出學生十二名，否則逕行逮捕，全校師生聞訊之餘，萬分惶駭，經學校當局再四交涉，當日暫告平息，不料九日晨零時十分，北平師範學院又發生更嚴重之流血慘案，暴徒數十人於戒嚴時間：攜帶武器分乘卡車闖入師院搗毀校舍，搶奪公物，竄至學生宿舍，任意毆打學生，重傷二人，輕傷六人，血流滿地慘不忍觀，暴行延續至一小時之久，鳴槍數十響，劫帶學生八人呼嘯而去，經九日北平各院校學生向北平行轅請願竟日，及各院校負責人赴警備司令部交涉，被捕同學始獲保釋送往醫院，同人爲被捕學生既經釋

放，原冀學潮可以告一段落，遂分別口頭及書面勸導學生力持鎮靜，恢復課業，學生方面聽從勸告亦已宣佈休罷決議，乃外來刺激愈演愈烈，十一日有所謂「北平民衆團體」者於天安門集會，發動示威遊行，沿途搜尋身佩北大校徽之學生以暴力脅迫其加入行列並施行毒打，北大校門緊閉，仍不免遭受襲擊，暴徒揮棍投石，紅樓首遭損害，繼則竄入東齋教授宿舍，石擊窗戶，刀砍傢俱，教授住宅遂亦爲搗毀之對象，是日北大學校當局爲避免事態惡化，原已預先勸止學生外出，並停止校內集會活動，而暴行發生之時，學校四周憲警林立，竟任暴徒逞兇，殊不可解，事態之演變有如上所述，同人處此情勢深感教學工作時在威脅之中，難以進行，十一日北大教授召開全體會議對目前之情勢及將來之發展，詳加檢討，決定自即日起罷教七日對連日暴行之發生與高等教育之受摧殘，表示嚴重抗議，要求政府懲罰兇手，並嚴令地方當局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同人獻身教育絕不願青年學子荒廢學業，但教育需要安定與自由，學府之地位必須尊重，師生既無保障，校舍時受襲擊，同人自難安心教學，憲警無數包圍學校，武裝暴徒於深夜戒嚴時間搗毀學校製造血案，地方治安當局縱非主使亦難辭縱容之咎，各校同人一再苦心勸導學生，學生一再接受勸導，與暴行與血案疊出不窮，勢非刺激學潮，達到摧殘教育之目的不可，用心何在，實非同人所能了解，自不能不求政府予以解答，罷教決非同人所願，然爲情勢所迫，不得不暫時忍痛出此，以維護學府之尊嚴，並爭取安全之保障與講學之自由，希望全國教育界及其他各界予以支援，共圖挽救，特此宣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 四院講演朝會

王鐵崖諸教授講詞

時：四月十七號

地：北大四院

## 談內政與外交（節略）

王鐵崖

今天能够懂中國政治的人，我想恐怕只有蔣主席一個人，否則他怎麼能够當選爲大總統呢？不過我們雖然不懂，談談總是可以的，他聽不聽我們倒不在乎！不幸得很，近十多年來，中國內政外交竟打成了一片，成了一種尾巴主義，跟隨美國，好像狗跟主人。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如召開政協，擴大政府基礎，召開國大，這三件事表現得完全是看美國人的眼色，美國說開政協，就開政協，後來這些尾巴主義者，到底破壞了並不情願的政協。杜魯門說要擴大政府基礎，國民黨就把尾巴的尾巴（民青兩黨）加進去。美國以民主相標榜，於是我們就有了國民大會，有了憲法，也有了一個大總統，一切跟着別人跑。最近中央社有一個消息，說王寵惠談改組政府的原則，其中有一個原則，是要看美國的輿論，如果美國論要北大校長當總統，就請北大校長出山。

最近十多年來，中國的內政外交，都是尾巴主義。可悲的是那個主子很吝嗇，狗子沒用，他是不肯大量幫忙的，最近的四億五千萬元貸款，僅是對狗子垂危的一針強心針。另一可憐的是，南京希望麥克阿瑟這一種人上台去，可是這一種人却上了台，而且即使共和黨上了台，也不會大量援助南京的。

這種尾巴主義，可怕的是，當權者跟着主人走，疏遠了友人蘇聯，而扶植敵人日本。前次南京拿否決權向美國討價還價，主要的還是要錢，現在錢來，試看南京政府還談不談否決權了？而且還拿了海南島的鐵去供給日本，將來再製造槍炮來打中國人，尾巴主義再繼續幾年，中國就要淪亡了。因此，由外交談到內政，我們只有努力打倒這些尾巴主義者。

## 這次運動的本質和發展（節略）

薛愚

這次運動的本質是「反迫害」「反饑餓」「反封建」「反始皇」。爲甚麼「反迫害」？因爲我們要爭取「免于恐懼的自由，」爲甚麼要「反饑餓」？因爲我們要爭取「免于匱乏的自由。」爲甚麼要「反封建」？因爲人民要起來作自己的主人，爲甚麼要「反始皇」？因爲今天連教授也買不起書了，這是變相的焚書，教育經費少得可憐，這是變相的坑儒。

這次學生運動的基礎還不够深，範圍還不够廣，以後應該發展到全面，全民的程度。要鬥爭就要鬥爭到底。

## 誰是當前中國政治罪人（節略）

樓邦彥

今日中國政治腐敗到如此地步，罪人很多，我在這裏舉出其中的兩個：一是民青兩黨，一是社會賢達，民青兩黨的罪狀是無恥，專敲竹槓，社會賢達罪狀是愚蠢，這些社會賢達可以分作三類，最壞的是自以爲達而不賢的一類，其次是不達也不賢，第三是有一點兒達可是不賢。

去年的四月十六號，國民黨，民，青兩黨與社會賢達代表（社會賢達而有代表，可笑！）共同在南京簽署了改組後的政府施政方針，以後民青兩黨的頭目們和嘍囉們，紛紛加入政府以及地方議會。他們的動機太壞了，他們還要擔負起「行憲的責任」！要行憲必有選舉，這次選舉，有兩個字可以道出它的本質，這兩個字就是「配選」，這實是曠古未有的笑話！民

青兩黨毫無黨格，從政治學的觀點去看，够不上稱爲政黨。

至于今日的社會賢達，却一點兒也不賢不達，只愛戴高帽子他們竟抹殺了一切「非賢達」的意見，大衆的意見。

假如中國今天沒有民青這兩個無恥的政黨，假定沒有愚蠢的被人捧上的社會賢達，中國政治是否會向好的方向轉變得快些，這是我今天提出的問題。

### 生活安定與學術研究（節略）

裴文中

我先要聲明，我是一個簡任級的官僚，並非教授，我的資格是留學得博士，又繼續研究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現在每月所得是八百九十二萬元，折合廿六年到廿七年法幣，只有廿二元六毛，折合白麵，只有四袋多，相當於戰前一個門房，以我現在收入，按照國家銀行放款利息計算，國家只要有三千多萬元放在庫裏所得利息就可以長期供養開支我的薪俸，我已經在研究機關裏幹了二十年，而且還要再幹下去，那麼，也就是說國家只要有了三千多萬元就可以買我這一個人爲他工作到死，三千多萬元，折合實物，等于一輛多三輪車，等于一匹馬，等于十八袋麵粉，……說要從事工作，總要生活有一個安定，總不要把我們的精力拿來消耗在油鹽柴米，布疋衣服上面才成的！其他中下級公教人員，當然比我們更苦。

我對學生運動充滿熱望，如果再能够擴張出去。一定會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同情的。

（裴先生這篇演講，可以代表一般高級清廉官員的訴苦）

## 糾察·連防·守夜

我們是徒手的！

我們的所有就是我們的肉體和不屈服於強暴的勇毅！

× × × × ×

首先，我們爲了防止狗仔混進我們的隊伍，組織了糾察隊，圍繞在行進隊伍的兩側和會場的周圍，作成一支意志的長城，像鋼鐵一樣堅硬！

糾察隊完全依照軍隊組織，大隊、中隊、小隊。本來我們就是在戰鬥中的嗎！

工友罷工時，我們來守衛，來管電話，來燒開水，來作一切我們自己的任何勞役！

我們也有缺點的！但在鍛鍊裏！這缺點必定會燒成灰的！

× × × × ×

所謂「人民隊伍」攻打了沙灘和師大，

恐怖和騷亂會一度占領了四院！但很快就由羣衆大會克服了！大家事大家幹，我們立刻組成了聯防陣線！由每個宿舍推出一個人，在這些人中又選出十二個人組成神經中樞聯防委員會；以取得全面而澈底的連繫！

同學們都急急忙忙在搬動磚石，木板，破棹子，一切可以用爲我們抵擋和拚命的東西都搬來了，築成戰壕，有人瞭望，有人巡邏，有口令，有暗號，真是一支好軍隊呀！羣衆永遠最正確，最天才的！

× × × × ×

迎接黎明，必須渡過黑夜！

夜是坎坷的！在坎坷的途程上更證實了我們意志的強韌，這裏：一個守夜者這樣自叙着：（附在後面），我們就是如此的向黎明挺進的！

## 瞭望

我參加糾察隊的瞭望小組了，我們的崗位設在口字樓頂。

這是一個寒冷的雨夜；但誰也不會畏縮。讓雨下牠的，不理牠！添了衣服，套了雨衣，我們很快的爬到樓上。雨，沒遮攔的，向我們身上射下。

我們擔負了守望的任務。在雨裏，在夜裏，我們是四院的獨角啊！這樣的情景，是我生平不曾經驗過的；永遠的屏着氣，凝着神，連眼也不敢眨一下。在黑暗中站着，雨水從頭上淋下來，冷風向臉上吹。

夜是漆黑的，手電筒又不能用，我們只有靠了路燈的微照，與街巷中雨水的反光，才能模糊地看到一些東西。任何一個走近來的行人，都會使我們緊張起來，手裏握緊了做信號用的手電筒，眼緊盯着我們的目的

物，直到他慢慢走遠時，才能鬆一口氣。

有兩次電燈忽然熄滅，那緊張的情形，是不難想見的。心裏想這正是最嚴重的一刻，但眼睛却完全失去了辨視的能力，只有在藍色的閃電偶爾一現時，才能望見脚下的街巷，和地下積水的寂寞的閃光……

淋在雨裏，睡意是不會襲來的；三四個鐘頭以後，我們的雨衣和鞋子都被浸透了，但精神却毫不感到疲憊。

將近子夜的時候，忽然有人送來消息，說師院和沙灘再度被襲，紅樓同學都已集中到北樓。這消息一直到天亮才知道是誤傳，但當時聽到，却不得不更加緊張起來。每個人都尖起耳朵，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的音響。好像四周的黑暗裏，處處潛伏着險惡，只要一瞬間的疏忽，就會被牠猛然的偷進來。雨，一直到天亮，沒有停止。我們歇下來，我們經歷了一場戰鬥！……

# 饑餓和屠刀使我們更懂得團結

——記北大教職員工警學生團結大會——

四月十五號下午兩點鐘，民主廣場上擠滿了人，太陽熱刺刺的照着，人們悲痛，憤慨而興奮，正如這廣場的名子所放射的光芒一樣，這是在為民主自由鬥爭的途中又一次空前廣大的團結，它為未來更艱苦的戰鬥投下了最明朗的一聲捷音。

大會開始了，除掉北大的教職員工警和學生外，清華，燕京，師院，中法，都有代表來。聞家驊先生說：「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象徵，」對的，這正是一個新的開始，為民主，自由的奮鬥，永遠是以雷霆萬鈞之力開展着新的場面，不可抗拒，不可違拗，人們一天天的站了起來，這行列將更加壯大……

最先，是兩位在十一日被所謂「反罷課」的「人民隊伍」打傷的同學報告，狄源滄說：「特務們知道了我是北大學生以後，就好像拿到了證據一般，把我痛打一頓，大叫打共產黨，後來我跑到一家飯館裏去，他

們還把我拖出來用鐵鏈縛起來，我真氣極了，他們根本不是人，是一羣瘋狗，在他們臨死的時候，就亂咬起來了，我們不過不小心被咬了幾口，我們固然應該防備被咬，但我們更應該團結起來消滅他們。」戴乾圈指着他斑斑的血衣和頭上包了白布的傷說：「這次挨打教訓了我，使我更積極了。」他的照像機也被搶走了。

再就是清華，燕大和中法的代表講話，師院同學報告四九及四、十一、兩次特務行兇的血案，同學們沒有一個不感到憤怒，而且再度加強了「一校被迫害，各校全體支援」誓言的信念！

再以後就是聞家駟教授講話：他說：「北大是一個大家庭，我今天就是以這家庭的一分子來參加這個會的。」他強調了生活的教育作用和團結就是力量的實踐意義，說在這一行的行動中，多少人覺醒了，散漫的，凝結起來了，較弱的堅強起來了，一災難臨到了頭上，我們敢於迎擊它，雖說是「水不急，魚不跳」，但也證明了北大人勇於向生活接受教訓，從今天的情形看，我覺得北大永遠是年青、團結、進步的。」

講師助教會的代表說：「我從前常常覺得北大是不會挨打的，因為北大有在社會上有面子的大人物，這次完全粉碎了我這個幻想，那些有面子的人物，不過是剝削階級的殘渣，我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到保障和安全，平常我以為「團結就是力量」不過是一句口號，這一次，我才深深地體驗到了一團結就是力量」的偉大意義，只有團結，才有勝利。」這位先生說起話來，期期艾艾，姿態也有些不自然，佩上一副深度眼鏡，你就知道他以往是如何好學深思，不問

世事，然而，從他口裏說出的樸素的話，就給真理提供了鐵的證據。無論什麼幻想和中間路線在坎坷的新中國誕生的途中，終於要幻滅的。

校警楊班長也說：「我們校警的任務是保障學校的安全，今後一定要師生工警大家團結來共同維護我們的學校。」

這時候，已經四點了，天落起了稀稀疏疏的雨來，本來準備了許多遊藝節目，這時都刪去了，等到發完講師助教會捐的一千多萬元慰勞守夜的糾察同學的幾大包糖果以後，大會就結束了，每一個來開會的同學都又一次的體驗了團結的偉大，和「北大一家」的親切，懷着興奮和愉快，歸去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仇恨和血債，誰都了解，血債一天不還清，暴行一天不停止，我們是沒有安全 and 幸福可言的，只是加強了每一個人更大的信心而已！

明天，我們將有更壯大的隊伍，更雄偉的歌聲，為未來的日子而「團結鬥爭！」

# 屠刀砍向河北高中

## ——節錄冀高血案真相——

事情是這樣的：自治會爲了聯繫師生的感情，提高同學康樂活動起見，於十七日在本校大禮堂舉行師生同樂晚會，全部節目內容盡由校長過目，且得其允許保證者，熟料正當開演「兄妹開荒」之際，突有校內特務張宏達跳到台上對衆宣稱：「剛才所演內容盡爲共匪宣傳，現在是戡亂時期……」預伏台下之特務（盡本校者）高呼「打」聲，校長攔阻無效，打手蜂擁後台，正在化裝之康樂股長劉鵬志立遭毒打，眼鼻流血不止，隨將鑼鼓道具等一一破壞，一時情形極爲紊亂，同學皆爭相奪門而走，打手在操場院落中即狂打同學，並鳴槍數響，嚇，其時電話室校門皆爲其把守，而使衣警察亦趁機混入，代其在各處看守，迨後同學皆返宿舍，特務羣手持短棒挨宿舍毒打被彼等認爲有嫌疑的同學，並遍翻床鋪，凡屬進步性的書籍，皆被認爲證據拿走。當時打手之瘋狂，達於極點，而被認爲情節稍輕者即喚至辦公室予以「申斥」並令寫「自白書」。夜半復叫起同學強令簽名否認由同學合理合法選出的自治會。同學迫於淫威，未有敢不遵者。一夜數次在各宿舍中搜查陷同學於風聲鶴唳之中。

迄十八日校內仍被其把持，即受傷之同學概不允外出就醫，同學仍隨時遭傳訊與毒打，彼等並以「行動委員會」名義張貼佈告，發號施令，宛如全校主宰，而自治會理事長高世駿及劉鵬志張紹楊淳等十餘人，被拘禁於校長室，迄晚十二時，華北剿匪總部以大卡車將高世駿



張紹，劉鵬志，曹占民，傅宗舜，吳維屏，劉育周，崔賀然等十二位同學（皆受傷極嚴重）載去，至今下落不明。

十九日校中雖然照常上課，而先生及同學無一人敢言此事者，特務皆手擦紅「二百二」右手戴皮手套持棒出入教室之間，同學仍時有被毆者。下午又召集同學開會，並宣佈已得到大量「証據」，諸如觀察世界知識時代日報高爾基傳等無不被目為「共匪」宣傳品，又揚言請當局通緝少數逃走之同學，謂校內已肅清，現要以全力對付校外，並造謠準備北大中法同學隨時之攻打，以惑聽聞。

## 迫害到全國

戰火燒遍全國，迫害與飢餓傳遍全國，因此作為時代變革象徵的學生「反飢餓，反迫害」運動也傳遍全國，就在這短短的四月中，為迫害飢餓而反抗而遭扼殺的事也就紛複如麻，我們除報導自己的事外，同時也就這些慘案中最慘重的川大，暨大，兩件慘案實錄加以公佈。

而且我們更要嚴重的指出：今天上海各大學因為迫害交加，教室宿舍早已十室九空，有的因正義而被捕，有的因明哲保身而潛藏。

而且我們更要嚴重的指出：像今天這種慘烈殘酷的現象，依然只是一個開始，未來五六月間更慘烈的暴行，更需要全國人民的注視與警惕！

（編者）

## 成都『四九』慘案實錄

「三十七年四月九日，在成都發生了一件驚天地泣鬼神摧殘人權的大屠殺案，血案的劊子手就是出名的屠夫——專以殘害學生的頑固死硬軍閥王陵基一手所造成的！」

川大，華大，等校同學，當此生活日艱，難以維生之時，向政府提出配給平價米的合理要求。從四月一日起，川大，華大推派代表，先後向省府請願，省府一再向新任省府推託，在此米價逼迫之下，同學只有聯合向新任主席請願，請求早日將平價米發下，然而沒有料到政府竟視民如敵，在省府所在地短短的督院街上，早已佈置好了七道防線，除了本市的軍警憲以外，還從遠在成都卅里外的天廻鎮緊急調派大隊保安隊跑步趕到省府，那些保安隊說他們是奉命開拔打匪去的，不知怎麼就進城來了，原來是打學生。

當請願大隊到了督院街的轉角處，就遇到了劊子手布防的第一道「防線」，一排軍警持槍林立，禁止車馬行人通過，街道兩旁荷槍實彈的警察憲兵兩步一崗的站着，直排到省府門前，總計不下千餘人，大隊在軍警的阻攔下，立刻停止前進，主席團發令讓大家在街頭坐下聽候消息，軍警命令推派十個代表，主席團遵囑推代表隨其前往省府。

代表進入省府，發現裏面佈滿軍警，兇狠的架起機槍，如臨大敵，及至進入裏面會見新主席王陵基時，他周圍站滿了軍警，槍口直逼着代表，代表們將請願書遞上去，立即被他撕毀，不准代表們講話，更無陳述理由的餘地，臭罵一頓，即派軍警特槍押出來，在同學們一致要求之下，代表又去交涉，這次未見王陵基即被軍警用槍押出。同學們悲憤極了，爲了減

輕食費負擔爲了自己應有的權利，沉痛的離開課堂來省府依理合法請願，竟遭受如此虐待，於是走進省府門前靜坐聽候省府答覆，就在這一時間，突然武裝軍警動手了，端着槍，上了刺刀，如臨大敵地，從省府內向門外手無寸鐵的同學殺來了，鋼刀亂刺，鉄條飛舞，隊伍被阻斷了，軍警像豺狼一樣兇狠的用槍筒，鉄條，刺刀追趕後面的隊伍與擠來觀看的婦孺百姓，一時打聲喊聲與孩子的哭聲混成一片，散啦，被截在前面的隊伍，在槍聲呼囂中，鉄條打在人們的臉上，刺刀亂刺，槍托在頭上亂打，血肉橫飛，狂喊，哭泣，呻吟，軍警在混亂中，一面逮捕一面用事先花七十六萬元購買的大批麻繩加以網綁，拖着，打着拉進省府，在獸性的屠刀下，同學四處逃開，有的躲入附近的店舖或民家，有的被迫墮入陰溝，污泥埋到頸口，然而他並不放鬆毒打與逮捕，隨即打毀附近門面，搜捕同學，並乘機將身上的鈔票，鋼筆一劫而空。並捉了幾個在場觀看的市民，一齊押進省府，此日，王陵基在報上發表當面談話，內有「部份學生，在省門外，搗毀舖面，並有一部份衝入府內毆打警察，省衛軍警不得不予以逮捕，內雜有非學生份子」等語，隨即召集各中學校長訓話，命令各校長不准中學生予以同情和援助，並謂此爲不法學生與暴徒故意擴大事態，極蓋其侮蔑的能事，企圖嫁禍同學，以隱蔽其嗜殺青年之獸性，言論機關都被他們封鎖和掌握，讓我們向何處喊冤！

在槍殺的混亂中一位女同學游訓天，被幾個警察追上去，兇猛的槍托將她打倒，隨即用刺刀向陰部刺進，並用脚在其身上猛踢猛打當即昏迷在血泊裏，羅忠章同學，頭上被刺一刀，肩上被刺一刀，滿身鉄條打的傷痕，被血染污了躺地上，李惟品同學全身青紫浮腫，呼吸困難，昏倒在地，警察以爲他們死去了不再理采了，隨後方被同學救護送入華大醫院。回來後各校清查，數我們的同學竟有一百卅餘人被劊子手逮捕去了，許多遍身血跡遍身負傷的同學一樣被網綁在一起，不給醫藥，橫七豎八的被推得躺倒在地，坐站擠壓在軍警的全副武裝的監視下，直到深夜十一時起，才被分別押到各處去待審，到十日晨還未審詢，

同學們遍體鱗傷，在寒冷的深夜中，忍餓，忍痛，最後，才被武裝警察押進小屋裏，沒有地板，沒有門，幾條硬櫬子，將男女同學分成二部份推進這一間小屋子裏，持槍監視，在外的同學，不能眼看，耳聞。被捕同學的忍飢受餓，次日隨派代表往省府探望，並送食物，然而送飯的代表，一去不復返，也遭逮捕了。

## 暨大慘案實錄

這次校內放春假，一院化學學會爲了使同學也能呼吸一下自由的氣息，就發起了杭州旅行，參加的同學意外的踴躍，一共有一百四十九名，四月二日下午二時在北站搭車，抵杭後，浙大同學很友愛的招待我們，第三天（以後），我們發現了有三個校內特務狗子（其中一個是于豪邦，一個是趙仁和），釘我們的梢，於是我們就加緊團結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打擊，不日回校。

第二天上午一院二院忽然都發現了一張冒名「蜀梅」的「旅杭雜誌」，對這次春假旅行極盡誣衊，捏造出（許多）毫無事實根據的謊言；說我們參加了浙大的時事座談會（事實上這會是浙大同學在四日下午二時開的，我們一直到晚上十二時才到浙大，（又）說我們在五日晚上舉行的上海各校和浙大的聯歡晚會上排演侮辱政府的活報，（數千個在場同學都可作見證，我們根本沒有表演任何節目）並且唱了很多反抗政府的歌曲，像「團結就是力量」等（在狗子眼光裏，同學們團結就是他們最致命的打擊），還有許多無的放矢的謊言。更無聊的是他們在舉出的姓名上一一用紅筆加上「×」字，這佈告貼出後，每一個同學，無論他會否參加杭州旅行，都覺得非常憤慨，於是我們就寫了一張駁斥佈告，上面有一百餘同學的簽名，預備在八日貼出去。

但在貼佈告的時候，立刻就有校內特務頭子但家瑞（就是在復旦打洪深教授被開除的，在暨大也曾被開除並且被公審過），氣勢囂張，前來干涉，不許我們貼佈告，並且喝問名姓，當時旁觀同學怒不可遏，都唱起「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是姊妹兄弟」等歌曲，拖住但家瑞，不讓他阻止張貼，在同學們一致的責問下，他只能倉皇遁去，接着又來了一個著名狗子田幹吾，跑來不分皂白，就把佈告撕掉，同學不許他撕，他就動手打人，同學憤怒已極，平時對他們都已積下了極深的仇恨，這時也動手回打，並且把他拖到訓導處（訓導處一向袒護特務，做他幫兇）田幹吾躺在地上詐死，但同學們理直氣壯，訓導處也無法徇私。

那天一部份二院的旅杭同學爲了安全起見都一齊到一院去見訓導長，要求保護，當下生活管理組答應幫助（其實他們都是互通聲氣的），於是我們就暫時集中在二院住，同學也都自動讓出宿舍。但是當天下午，在二院却發生了慘案。但家瑞狗子上午受了辱，因爲沒有地方出氣，把一個沒有到杭州去的同學（經濟系二年級郭文龍，和但家瑞有私仇）用鐵尺打得頭破血流，據說連眼睛也打瞎了。並且在打時叫跪在大草地上，拚命毒打，打到自己流汗時，脫去衣服再打，還有幾個女同學也受了打，最可怕的是教務長邵文海目擊此事發生也不敢干涉。至此二院整個籠罩在恐怖中。

但狗子們並不以此爲滿足，到了九日下午，他們由但家瑞率領，包括很多校外特務，趕到一院（我們目擊至少有三四十人）同時訓導處也配合了打手，於事先把我們叫去，（我們曾在九日上午到一院各處去控訴特務暴行）假裝與我們談話，故意延宕時間，一直到打手進入二院。但家瑞等狗子進來後先持槍到各處將在寢室裏的同學拖出來，六七人圍住一人痛毆後更衝入訓導處毆打控訴同學雖然竭力抵抗，但被一一拖出毒打，到我們越牆離校爲止，只聽見一陣陣的慘叫聲，同時學校附近也宣告戒嚴。這就是我們所目擊的慘案經過。

# 路 着 亮 照 光 血

## — 結 總 的 動 運 次 這 —

### 一，戰鬥和血輝耀

#### 着四月

這運動是反迫害反飢餓兩大潮頭的開展和匯合，後來是反飢餓在反迫害的基礎上再發展，從三，二八營火會被監視，第二天黃花崗先烈紀念會被包圍，同時宣佈「查禁」華北學聯，同學罷課抗議，接着特務半夜衝進民主廣場，搗毀大地歌詠團，和勒令拘捕十二同學，到四，九師院血案大請願是最高峯，另一方面是講師助教職員工警要來調整待遇罷教罷職罷工，發展到後來的保護學生保護教育的全體教授職員總罷教總罷職，一直到四月十

九日休罷，接着廿一日抗議冀高暴行和成都血案的各校總罷一天，才告一段落，佔了大半個四月，而運動正在加深發展，雖然不像去年五月匯合了全國學運，但在北平這一區域來說，是遠遠超過去年的。

### 一，運動的發生和本質

這運動的發生，是由于兩個基本原因。首先是經濟總崩潰和龐大的戰費剝奪了公教人員的生存權利，剝奪了學生的健康，剝奪了教育經費，造成了嚴重的教育危機，因而產生了學生教職員工警的自救鬥爭。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高壓和違反人民意志的內戰政策，因為這內戰是反人民的，因而一切民主運動都使好戰者恐慌和憎恨，更由于各方面的總腐爛，處處燃起反抗的怒火，好戰者草木皆兵，學生開會也認為是「奸匪造亂」，把學校看作「匪區」，因

而激起同學強烈的自衛行動，是很自然的事。

這次運動的爆發，就是由于嗜殺者心慌起疑陣，他們早在報紙上伏下殺機，說「共匪」要在國大開幕和五月渡江期間在政府區策動學潮，因而國大鑼鼓一開，就先把華北學聯宣佈爲非法，以便進一步「撲滅學潮」，三、二八的萬人營火會，更使他們想起了去年「六二」前夕的「五四」晚會。而隨着各地學生運動相繼被摧殘，刀鋒最後指向華北，這次迫害的卑劣，使平時對學生運動存着懷疑態度的同學也堅決走向鬥爭，人人都感到自身安全的危急，沒有中立的餘地，因而奮起迎擊。同時各地廣泛範圍的罷課罷教罷職罷工，也使大家認識了主觀戰鬥力量的壯大，增大了應變的信心。

這運動發生的兩個基本原因，就說明了它的本質，它是去年五月運動的再發展。但

由于局勢起了基本變化，兩年內戰的結果，中國歷史已經到了轉折點，放眼前途，人人都眼明心快。同時，和平道路和中間路線已告幻滅，政協被破壞和民盟被解散，教育了全國人民，更教育了青年學生，大家都清楚，救中國的唯一辦法是堅決、澈底、沒有改良的道路。更由于學生隊伍的壯大，教授工警也站攏來，同時，不斷的流血，使學生更懂得了憎恨，更勇于戰鬥。

### 三、運動的特色

這新的歷史基礎賦與了這運動新的特色，最顯著的是師生員工的大團結，全體教授的總罷教、職員工警的總罷職總罷工，是有校史以來空前的。

其次，對外宣傳，除了街頭壁報和散發宣傳品之外，更深入而直接的訪問，如沙灘同學的訪問天橋區，四院同學的訪問西單一

帶，這是走向廣大人民的開始。

行動的英勇性、堅決性和頑強性，也標誌着這運動的特色。清華、燕大進城衝破了兩重防線，北大四院返校時也衝破了一排警察的阻攔，請願由早晨到半夜，不達目的不返的精神，都充分表現了行動的英勇和堅決。街頭壁報撕了又貼上，牆上的大字塗了又寫上；工警罷工期間，同學親自動手代替勞役，連天輪值守衛，充分表現了行動的頑強性，這是用行動保衛自己，也是將來用行動直接和敵人搏鬥的先聲。

運動的機動性和內容的豐富性，也是這次的特色。師大血案發生，當天就能集合五千多人，九個大學單位的大請願和上街宣傳的突擊性，都表現了同學們這次出色的機動。又如各種各式的街頭壁報、漫畫、快報、大字報，和在罷課期中緊急應變的大會，和控訴會、工警招待會、師生團結會、午叙

會，教授演講會，北大若干系級和師大清華等校各種現實問題座談會等，都說明了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式的多樣性。

這次同學參加工作的普遍，也是破紀錄的，如四院參加工作的同學佔總人數百分之九十五；沙灘區教育系一九五〇級和工學院全體參加、醫預系全系參加工作者達百分之九十，理學院同學動員達百分之七十，其他文法學院各系和各社團都紛紛動員參加工作，師院清華等校參加工作的同學也是空前的。這次運動以系級為主，從前很多決策由理事會或代表會決定，這次很多尤其是緊急事變，大都能直接召開同學大會決定，都是這次的特色。

#### 四，這次運動的意義和影響

這次運動的意義，可分兩方面來說：在政治上，首先是對「新第三方面」的



影響，大家都清楚，「新第三方面」的「新路」，是想從北平開出去的，這回各校教授講師，助教相繼成立了聯合會，堅決宣佈和學生在一起，和真理正義在一起，這一來，「新路」的英雄們變成了狼狽的落水狗，中外主子也感到無言的悲哀。

其次是「南京開國大，北平殺學生」，對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宣佈了目前中國政治的真面目。

對北平學生運動本身的影響也是重大的，這裏分別列舉出來：

(1) 擋住了大逮捕大屠殺的陰謀，保護了自己。

(2) 把北平的學生運動推進一個新的階段，充實了聯防的內容和對以後的大迫害有了應變的基礎和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3) 擴大了陣容，聯防單位增多了，教授員工和學生堅強地携起手來。

(4) 對團結力量較弱的兄弟學校，給與了新的鼓舞和信心。

(5) 空前的迫害，使平日懷疑觀望的同學確切地感到劊子手面目的猙獰，一切「操縱」「指使」的誣譏和恐嚇都破了產。

## 五，缺點的檢討

這運動不是沒有缺點的，如運動初期，部分同學還在麻痺狀態中，對這問題的正視和嚴肅不夠，認識也模糊，因而四、九大請願的結果認為是一個饒倖。

有些同學則了解客觀具體情況不夠透澈，對嗜殺者的弱點和加予我們的迫害估計不足，對自己力量的認識不足，因而給連接的恐怖事件搞得慌張，甚至有失敗情緒。

還有一種偏向就是請願之後，陶醉在一些戰果中，浪漫地想像今後的學生運動怎樣蓬勃和沒落者怎樣敗壞死亡，鬆懈了對新的

迫害的警覺，這是應該及時糾正的。

還有就是大請願後，上街宣傳不可能，不能靈活地在校內用自我教育或別的工作來充實生活，因而在罷課後期顯得態態鬆散和停滯。這點在沙灘各系級展開現實問題座談是值得各區學習的。

在領導機構上，計劃性和與廣大同學的聯繫，及時的糾正缺點，和事後的檢討都很多，但這比較「六二」已經有了進步。

## 六，經驗教訓

這次血腥的教訓，更鮮明地告訴我們：只有主動的起來，才能粉碎外來的迫害。經驗又告訴我們：只有堅強的團結，經常透澈的了解主客觀條件，才能應付一切突然事變，從而保衛自己；只有群策羣力，才能發揮集體的創造天才和戰鬥活力；只有高瞻遠矚，堅決大胆，謹慎從事，主動，靈活，才能得到堅實的勝利。

## 七，今後的任務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規定了中

國革命的兩大任務，同時也是學生運動的兩大任務——反帝反封建。而隨着時代的不同，這兩大任務的具體對象也因時而異。今天，中國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是美帝國主義和禍國殃民的美帝走狗及為非作惡的農村土豪劣紳；經濟上就是具有官僚和買辦兩重身份的壟斷國家資本的財閥集團和壓榨農民的大地主及高利貸者。今天，農民在大翻身，都市各界正在成長或已在進行爭生存爭自由的鬥爭；教育危機也日在加深，擺在我們眼前的道路就是走向農村，走向社會，走向同學羣，同時要加緊鍛鍊自己，堅實地承擔偉大的歷史任務。

民主勝利的明天在向我們招手，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正在加深和擴展，屠夫們的刀口也鮮血淋漓，我們不能遲疑，也不容害怕。誰鬆散了自己的隊伍，便宜了敵人，就是自殺，也是對歷史犯了罪。起來！不願做餓殍和奴隸的人們，團結、機警、堅決的鬥爭！

四月二十日、一九四八年

## 未來迫害的分析

血案既層出不窮的發生，而更大的迫害陰謀，也已經由青年部部长陳雪屏與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兩人的血口中透露出來了。

四月十六日中午，陳雪屏命飛機抵北平，宣稱「我這次來平主要的是在黨務方面，並非爲處理學潮。」（四月十八日世界日報）但是，陳氏抵平後，一直到四月二十九日才離開北平。這半月中，報紙上接二連三地登載着陳氏活動的消息；時而與某校當局「交換處理學潮意見」，時而宴某院長，時而訪某總司令，時而訪某市長，從報紙上就可以看到陳氏「席不暇暖」的樣子。終於，陳部長在「四月二十四日午後四時，邀集平市新聞界暢談處理此次北大，師院事件經過」了（四月二十五日世界日報）。

在那一次記者招待會及陳氏以前各次的

談話中，陳氏預伏了殺機。他說：「據此次考察，知悉學府公開逾越常軌，此後政府不能讓此種逾越常軌之情形繼續。」（四，廿一，世界）又強調奪理地誣讒學生運動說：「有極少數共黨份子在旁操縱」，而「對共黨潛伏份子鼓動學潮，應嚴格依法檢舉」。

「均見四，廿五，世界」又說：「師院事件只是一個開始。」

這些誣讒雖毫不新鮮，而其猙獰面目却已畢露無遺，本來陳氏所負的「黨務工作」，就如何兇殘地佈置陰謀，摧殘學府，迫害我愛國師生。陳氏既宣稱這次來平主要的是在黨務方面；「那麼，他這次北來後，半個月的奔波佈置，正不知對華北各莊嚴學府及我全體愛國師生，預伏了多少兇殘惡毒的陰謀與迫害。

至於四月十九日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的那篇談話，更是極盡誣蔑恫嚇之能事，「而且進一步迫害的先聲」。（詳附錄：九十教授駁斥吳鑄人的聲明）

綜合陳吳二人歷次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毒辣陰謀已經瘋狂地在付諸實施。首先，含血噴人，誣我愛國師生爲「奸匪」，繼則指使校內外特務走狗，假借「民意」，對我愛國師生動輒實行其所謂「檢舉」，作爲迫害行動之初階。而後違背憲法，設立根本毀棄法治精神的「特種刑事法庭」，通過這個原始野蠻的機構，意圖置我被誣蔑之師生於死地。這三個步驟，是整個迫害中的不可分的過程。通過這些非法非理的過程，他們要瘋狂地摧損國家元氣，殘害民族文化，而遂行其迫害我愛國師生的大陰謀。

所謂「民衆清共委員會」正是執行這陰謀的一個重要工具。在他們的宣言與電文

中，完全用陳雪屏，吳鑄人的同樣不新鮮的誣蔑；強指「少數奸匪潛伏學校」。他們要以「民衆」的力量，來「究舉共匪，盡法懲治」，而這「究舉」的工作，也就是無理迫害的初步工作；主要的將由這個「民衆清共委員會」以特務爲領導、裹脅店員、學徒、車夫與幼年學生來負擔。

至於如何「盡法懲治」呢？用什麼樣的「法」呢？用新頒布的憲法嗎？憲法對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等程序有明確的規定與限制，憲法有人身權的保障，憲法不能用以遂行反動派的瘋狂屠殺與迫害。用普通的刑事訴訟法嗎？刑事訴訟法規定一般刑事案件應以三級三審爲原則。就是內亂，外患等罪，也應該有二審。報告可以選任辯護人，這樣事實真相才可能發現；使當事人的是非曲直可以得到公平的判決。這也不能遂行反動派的無理誣陷與摧殘。因此只好重新回復

到原始野蠻的時代去，制定了一連串違憲的法規。所謂「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與「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在五月一日成立的所謂「特種刑事法庭」把普通罪刑特殊化，把審判機關軍事化，把訴訟程序原始化，不問被告屬何身分，一經誣為「有妨害治安或擾亂金融之嫌疑」，即交特種法庭審判，而特種法庭由司法人員及軍法人員組成。這顯然不是普通的法院而是一個軍事法庭。在訴訟程序上又規定被告對於一切裁定均不得抗告。凡「意圖妨害戡亂治安」者，均得處以極刑。這樣一來，反動派的瘋狂屠殺的陰謀，得以借這一套違憲的法規與法庭，而期「如願以償」。

誣我師生為「共匪」再由假借民意的「民衆清共委員會」加以非法檢舉，而後通過違憲的「特種刑事法庭」而置我愛國師生於死地，這是反動派迫害陰謀中的三個不可分的過程。

陳雪屏、吳鑄人、的談話是大規模迫害

的先聲！

近來冀高、志成等中學發生的無理迫害，是這個陰謀的開始！

然而，我們全華北師生的愛國家為人民的言論與行動，是國內外人士有目共睹的。任何誣讒，都只能是誣讒而已。所謂「檢舉」。也必然只能是無的放矢而已，不能損我全華北師生於秋毫。至於所謂「特種刑事法庭」及其所依據之法規，既然與新頒佈的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相違，那麼根據憲法的規定「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所謂「特種刑事法庭」及其所依據的一切法規，自然全部無效，我華北全體師生當然也不接受此違憲之審判與束縛。

瘋狂的迫害，雖掙扎着要來，但是團結在正義，合理，合法的旗幟下的全華北師生，是能粉碎任何陰謀，擊退任何迫害的。

## 九十位教授駁吳鑄人

報載中央社訊，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氏於四月十九日舉行總理紀念週

中，報告學潮的經過及今後消弭學潮的方法，一則謂每次學潮的目的皆為「奸匪宣傳」，再則「忠告三位教授」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五十萬人中出一激烈份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我們認為這不但是故意歪曲事實，存心威脅，而且是進一步迫害的先聲。

學潮發生固屬不幸，但接連的傷害學生，包圍學校，搗毀校舍等暴行，當局實不能辭刺激學潮之責。手無寸鐵的善良純潔青年對於這樣假藉暴行來挑釁的手段，表示憤慨與抗議，我們只有衷心同情，爲了維護學府尊嚴與爭取安全保障，我們也曾忍痛罷教，喚起全國人士的注意，藉以制止層出不窮的迫害與慘案，挽回迭受摧殘的教育生機。目下學潮正在漸趨平息中，而黨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用心何在，令人詫異。

無論吳鑄人氏所忠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們要質詢他：所謂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證據？我們更要追問第二次間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製造中，我們願意提醒當局，聞

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於現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與憤慨，假令政府容許在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樣的慘劇，這足以表現其顛傾與殘暴而已。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韓壽萱 | 鄧以整 | 魯世英 | 趙詒熊 | 費孝通 | 游國恩 | 常龍迴 | 張翥翔 | 陳亞家 | 高名凱 | 馬聖祖 | 胡世華 | 林庚  | 芮沐  | 吳吟  | 李廣田 | 王毓琇 | 方亮  |
| 羅士羣 | 錢學熙 | 鄭昕  | 熊大任 | 楊人楩 | 馮至  | 陸寶麟 | 張雲波 | 陳夢家 | 陳兆衡 | 翁獨健 | 俞平伯 | 林傳光 | 金岳霖 | 吳仲賢 | 李景鈞 | 王鐵崖 | 王之軒 |
| 嚴景耀 | 錢偉長 | 鄭之蕃 | 聞家驊 | 楊昌業 | 黃國璋 | 郭毓彬 | 許振英 | 陳振漢 | 陳古元 | 容肇祖 | 殷學復 | 林耀華 | 祁開智 | 吳恩裕 | 汪振儒 | 申宗圻 | 王金銘 |
| 嚴鏡清 | 應廉耕 | 蔣蔭恩 | 樓邦彥 | 楊疏非 | 黃瑞綸 | 盛澄華 | 許寶祿 | 陳錫鏞 | 陳定民 | 孫一青 | 馬大猷 | 孟昭威 | 周一良 | 阮維周 | 汪菊淵 | 李光蔭 | 王岷源 |
| 饒毓恩 | 薛志平 | 劉寶重 | 趙廣增 | 費青  | 屠守鏞 | 許維遜 | 張岱年 | 陳道  | 孫楷第 | 馬堅  | 孟慶基 | 周明牂 | 余冠英 | 汪暄  | 李連捷 | 王鈞衡 |     |

# 填滿了血和戰鬥的日子

## ——四月大事記——

民國三十七年

三月二十七日：天津同學舉辦春季旅行，南開，北洋，冀工等校五百餘人到北平。

二十八日：北平各大學舉辦歡迎會，晚上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營火會，平津大中同學及民衆萬餘人參加，北平同學向天津同學獻民主旗。是晚民主廣場所在之北大沙灘校舍爲武裝軍警層層包圍。

二十九日：下午二時民主廣場舉行革命先烈紀念會，北大教授許德珩，袁翰青，樊弘出席演講，當天由早至晚，北大沙灘區被軍警，防護團和便衣特務五千餘人包圍，阻斷各校同學進入民主廣場。是日南京召開首屆國民大會，同時北平各報發表政府查禁「北平學聯」。

三月三十一日：北大盧一鵬同學赴匯文訪友被特務毆傷。

四月一日：北大四院晚上開保衛學聯座談會，當晚理事會緊急會議，發起簽名罷課，贊成者超過百分之七十五。北大醫學院，工學院召開理事會堅決支持學聯，並決定與各院校採取一致行動。

四月二日：平津七院校發表對政府查禁華北學聯抗議書，並派代表赴行轅請願無結果。

清華，師院，北大，各校同學呼籲罷課，晚上各校召開代表大會商討罷課事宜。

北大自治會拍電給胡適校長，對軍警包圍沙灘，政府查禁學聯，及經二學生盧一鵬被特務毆傷等三事，祈向政府提出抗議。

四月三日：北大，清華，師院，中法，燕大五校爲反對非法「查禁」學聯及抗議連日暴行，開始罷課三天。

北大工友爲要求調整待遇，集體請願。

師院開控訴大會。燕大，清華，舉行營火會。

四月四日：天津南大，河北工學院罷課三天。唐山同學來平訪問。

華北學院總務長率領特務搗毀自治會投票箱。該院即有「擁護民主選舉抗暴同學會」成立，一面向校方交涉，並發表「告社會人士及各校同學書」。

北大四院二同學在北方中學一度被捕。

平市各校在民主廣場開控訴大會。清華，燕大，成立永久聯防組織。朝陽代表會決議全力支持學聯。

四月五日：南開大學朱竹英同學在校內被特務以木棒猛擊頭部該校自治會常駐會理事會召開緊急聯席會議，當時有特殊學生二十餘人闖入會場毆打理事多人，南大決自六日起再罷課三天。

晨三時有特務五十餘人越牆進入民主廣場，撕毀民主牆上所有之文告，壁報，



並闖入紅樓大地歌詠團工作室搶劫書籍衣物，呼嘯而去。

下午三時宣傳隊以突擊方式向街頭宣傳。

北大大批同學赴大橋和西單訪問市民。

南開同學們訪問塘沽新港罷工的三千工人。

河北工學院開始罷課。

下午七大學招待記者。

四月六日：北大，清華：師院，南開講師助教會，又國立北平研究院全體員生，及北大，清華職員會，及兩校全體工警，為爭取合理待遇，罷教，罷研，罷職，罷工，三天。

北大醫院護士罷職。

北大，清華，師院教授簽名響應罷教者達二百二十餘人。

北大，清華，師院，南開，燕京五校同學為支援亦罷課三天。

華北學院二同學被特務毆打重傷。

惠中女中全體教員罷教。北洋大學罷課三天。中法休罷。

北大四院舉行工警同學聯歡營火會。

四月七日：警備司令部限北大當局於十二時前交出柯在鏢等十二同學，否則武裝入校逮捕，北大召集全體同學大會，拒絕此種非法逮捕，羣集民主廣場，準備流血保衛。

下午民主廣場召開控訴大會，馮至教授出席演講。會後北大北樓禮堂召開緊急全體代表大會，決定繼續罷課。

中法於上午十一時重新宣佈罷課。

師院工警罷工。

南大校醫室主任李匡光大夫迫於窮困投河自殺身死。

上海學聯、雲大、浙大等來電支援。

北大醫學院開控訴大會。河北工學院繼續罷課。

北平鐵道管理學院爲爭取全面工費罷課三天。

北大四院同學訪問五院教職員。

四月八日：唐山工學院開始罷課三天。平津九大學電蔣主席向行轅請願，制止非法逮捕

特務襲擊華北學院。

爲抗議非法逮捕，教助會函胡適校長。

匯文同學組「安全保障委員會」。

北大四院開時事座談會。

四月九日：零時許，戒嚴期間，六十餘特務，乘大卡車，打進師範學院，校內特務引導打進各寢室。鮮血琳琳，兩同學重傷，另捕走八同學。早晨，師範同學列隊到行轅請願，接着北大、中法、清華、朝陽、華北學院、燕大、鐵院等校相繼趕至，各校教授、講師、助教，也紛紛前來，人數在六千左右，向行轅作

整日大請願，至晚十一時被捕八同學被釋始回校。

師院全體教授發表宣言，並無限期罷教。

是晚有特務多人分乘卡車二輛闖入唐山工學院巡視甚久。

北平警備司令部授命地方法院傳訊北大十二同學。

成都學生飢餓大請願。被捕百餘人，一同學重傷斃命，其餘重傷者無數，成都學生總罷三天。

唐山工學院講師，助教，工警，罷教罷工。

南大不滿校方對打人事件之處理，繼續罷課三天。

上海暨大校內特務三十餘人配合訓導處，以「參加春假旅行」為罪名，毒打同學，傷者甚多。

四月十日：師院舉行被釋同學大會。北大四院開寢室聯防會議。

四月十一日：華北各院校宣佈自十二日休罷。

北平所謂「人民團體」雇大批店員，學徒，及奉命的小學生近萬人作「反罷課」，「反共匪」遊行，搗毀北大東齋教職員宿舍，北大同學數人在路上被捆打。師院亦被暴徒衝入，大肆破壞後呼嘯而去，工警三人受傷。夜九時師院再遭圍打傷二人。北大決定繼續罷課。

四月十二日：北大校方正式表示態度：（一）十二位被傳訊同學，由校方負全責拒絕出庭。（二）正式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三）要求賠償損失，確保師生安

全。

十一院校自治會聯合再度向行轅請願，提出要求無結果。

北大教授爲抗議連日之暴行，決定自十二日起罷教一週。講師助教，研究生支援教授亦響應罷教罷研一週。

清華燕京，繼續罷教，罷課。

北大醫院大夫宣佈罷診三天。

北大學生自治會代表會決議與教授採取一致行動。罷課一週。

四月十三日：全國學聯發表宣言，支援各地員生要求全面公費，改善待遇，對政府查禁華北學聯表示意見

北大舉行人權保障座談會。

師院，清華，北大三校教授分別發表文告，痛斥當局製造血案。

四月十四日：爲抗議暴行，北大職員自今日起罷職五天。

浙大爲抗議華北同學所受迫害，支援北平同學罷課一天。

北平行轅參謀長徐啓明發表談話。

下午北大開師生員工團結大會。

下午四時北大，清華講助聯，北大職員會，及北大工警聯合會招待記者。

北大成立師生安全保障會。

全國學聯函華北學聯慰問并預祝勝利。

燕大休罷。

四月十五日：北大歷史，哲學，中文三系主辦座談會，主題為「中國目前形勢的歷史背景。」

北大講師助教會，工警聯合會，聯名致電蔣主席抗議師院及紅樓事件。

師院教授會致書徐啓明駁斥其談話。

四月十六日：陳雪屏來平「處理學潮」。

厦大為抗議政府迫害及要求公費，自今日起罷課兩天。

北大自治會代表於晚八時往訪陳雪屏。

四月十七日：是晚河北高中同學開師生聯合會，被特務毒打，鳴槍示威并捕去十六人。

武漢大學自費同學在校內作飢餓遊行。

金陵大學自今日起為反飢餓，反迫害罷課三天。

北大醫學院周尙珏李振華二同學被捕。

四月十八日：北大醫學院被捕二同學，慕貞十同學獲釋。

金陵大學罷課三天，絕食一天支援華北及成都同學遭受的迫害。

師院自治會為「四九血案」及「四、十一」事件，向陳雪屏提出備忘錄。

四月十九日：北大自今日起休罷。

朝陽司法組為營救被捕同學繼續罷課。

金陵大學繼續罷課。

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於紀念週上發表「消弭學潮」之談話。

四月二十日：中央大學成立院系聯合會。並罷課向政府及學校當局抗議破壞自治會。

四月二十一日：陳雪屏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

北大、清華、中法、朝陽、唐山交大、北平鐵院爲抗議河北高中及成都血案今日總罷一天。

四月二十七日：志成中學九同學被架走。

四月二十八日：北大自治會公佈紀念五四節目。

並決定于「五四」中午在沙灘舉行全校師生工警校友四千人敘餐。

四月二十九日：清華三十七週年校慶，自治會利用清華園荒地，發動春耕，參加同學達四百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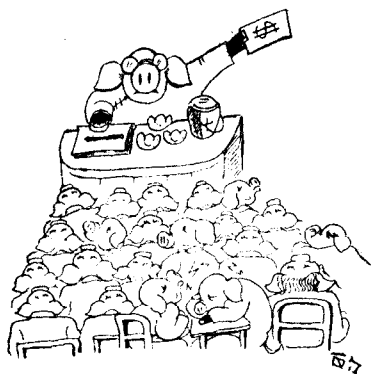
## 海外支援的電報

DLT FACULTY AND STUDENT BODY CARE PRESIDENT  
OFFICE NATIONAL P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PEIPING

News lynching of students and burning down professors residence by 5000 mobs reached overseas greatest indignation has been aroused by shameful actions of the darkness and warmest sympathy for you those who fight for democracy for our 50 own fatherland. Your courage respected and backed by us all Alumni Association USA

# 豬 犬 世 界





## 編後

這運動持續了二十多天，內容的豐富性，不是這本小冊子所能充分包含的，這裏僅就我們所體驗到認為足以表達這運動的事件貫串起來，讓人們看看，在這廿世紀五十年代的世界文明中，中國的屠伯們怎樣在表演他們底獸性的傑作；看看這一代青年學生，怎樣在血泊中英勇的搏鬥；看看有血性的師長們，怎樣在暴力面前舉起了義旗。對青年本身，他是一段最寶貴的功課，讓我們溫習到：是怎樣打擊了敵了，保衛了自己；

怎樣通過了考驗，推進了歷史從而砥乾血漬，堅決前進。

這裏，有幾位教授先生的演講詞，未經講者過目，如有錯誤，由筆者負責。

還有許多先生講演和許多寶貴的文件，因篇幅關係，也沒有能充分包羅。

再有須要向大家聲明的是原擬轉載的幾篇現階段學運的偉大文獻，因故臨時抽出，相信大家是會瞭解的。

編印非常倉促，又限于學識能力，我們只能這樣粗淺地綜述了這些材料，但我們是以悲憤的嚴肅完成了它的。